



旅

蜀

日

紀



# 旅蜀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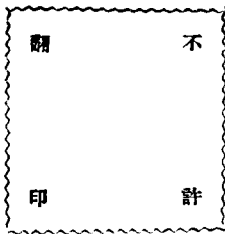
羅文漢 著

1927

---

開明書店

一九二七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



旅蜀日記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羅文漢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開明書店

## 自序

這是兩年前的作品，轉眼便是兩年了，真快。在這兩年當中，我的生活經了很大的變遷。當作這日記的時候，對於成都高師有何等熱烈的願望，然而現在却拋棄該校來南京工讀已經一年了。

回想起往事來，實在好笑，看過我這本日記的人，一定知道我爲什麼要旅蜀，爲什麼要作旅蜀日記；誰想到作者冒若干艱險風霜，所得的結果恰恰就是這一小本一分厚的可憐可歎的日記！

我本來不是專攻文學的人，加以年齡學力這般幼稚，當然嘍，這本日記簿的一定不成什麼東西。就是自己，也未嘗把他認爲是滿意的作品。

我雖然這樣的不滿意他，但因爲他是我到四川一場唯一的收穫的原故，兩年來却

時時依戀，甚至於夢寐不忘。這種情緒，自然是由我的戀舊情熱，然而旅途情景確有使人流戀之處。

李白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話雖然有點形容過甚，可是在過慣了舟車輻輳生活的人看來，却未嘗不有幾分逼真。我既冒萬險而登「青天」，似也當把我所經歷過的報告那些期望蜀道景物的人，使大家底心影印上些「蜀錦」。

爲著上面的兩個原因，故終將這不滿意的日記，重行整理，印成單行本。

十六，一七，旅寧週年。

## 目次

序	VII
一 離昆明	一
二 『不是瘋人安知瘋人個中底事』	二
三 『厚甫也來了』	七
四 『令我臨窗欲涕』	七
五 泥的滋味	八
六 羊街	一一
七 『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緊握手內』	一一
八 是人是畜	一三

九	微雨·····	一五
一〇	走小路·····	一五
一一	『言笑自若』·····	二一
一二	『物不得其平則鳴』·····	二一
一三	登紹牌高嶺(一)·····	二三
一四	登紹牌高嶺(二)·····	二四
一五	抵東川·····	二五
一六	鑛業公司·····	二六
一七	一個莊麗的寺中·····	二七
一八	溫泉·····	二七
一九	聞警·····	二九
二〇	頭道河·····	三〇



二一	率橋汛	三二
二二	泥山	三二
二三	江底	三二
二四	扒半日纔到山頂	三三
二五	當豬	三三
二六	隱惡	三六
二七	歸	三七
二八	要不著本還貼一碗茶錢	三八
二九	心的感銘	四〇
三〇	晚餐後	四一
三一	三莖不翼而飛	四二
三二	沉寂(一)	四四

三三	沉寂(二).....	四七
三四	沉寂(三).....	四八
三五	準備明日出發.....	四九
三六	棠棣之離.....	五〇
三七	五馬海.....	五二
三八	『人們有姊妹我獨無』.....	五四
三九	大關.....	五八
四〇	「超等挑夫」.....	六〇
四一	手把崖.....	六〇
四二	這幾日所覺的.....	六一
四三	怡然欣然.....	六二
四四	豆沙關.....	六三

四五	誘惑與逢迎	六六
四六	鹽津縣	六七
四七	危崖與險灘	六八
四八	月到中秋分外團圓	六九
四九	到灘頭	七三
五〇	入蜀第一日	七四
五一	果與昨日彷彿	七七
五二	真濃的愛(一)	七八
五三	真濃的愛(二)	七九
五四	長江之水	八六
五五	一帆風順	八七
五六	在敘府	九〇

五七	煙鬼老鄧	九一
五八	到王場	九四
五九	土仁丹鬚	九六
六〇	老蠶	一〇二
六一	逆水行舟(一)	一〇六
六二	逆水行舟(二)	一〇七
六三	夜行(一)	一〇九
六四	鹽井	一一〇
六五	落日晚渡	一一二
六六	凝煙曉翠	一一三
六七	牛華谿	一一三
六八	凌雲義渡	一一四

六九	瑣錄	一一五
七〇	往事	一一八
七一	人生所爲何來由何而去	一二六
七二	結伴	一二八
七三	算命	一二九
七四	成高博物採集隊	一三三
七五	同鄉盛情	一三三
七六	禮裝行	一三四
七七	古廟獨遊	一三六
七八	紅花堰	一三八
七九	夜行(二)	一三九
八〇	雨阻	一四二

八一	『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一四三
八二	一路風塵到成都	一四四
八三	最後一段	一四五
	附竹君的詩	一五九

一  
離 昆 明。

緩一陣猛一陣的絮雨，

送着孤孤悽悽的我，

走向那險惡遙遠的蜀道去。

說雨有情，

就不該促人分別！

說雨無情，

就不該陪人灑淚！

想起前程，

想起母親，

又兀自悲壯交集！

哥哥，竹君從泥濘狹坡上赤足追來，

數語又匆匆冒雨轉去，

我的人呀！

光明的路在前頭！

我們大家努力！

二 『不是瘋人，安知瘋人個中底事！』

『隔壁毛大嫂的磨子照例響了；依習慣法，腦帥下起床命令。』  
這時恐怕有，似乎有，學生來了。



揉揉眼，坐起身來，將要借呵欠舒展睡的风氣……奇極了！昏……呀我腦裏這多盤旋。

移時始醒，不知幾千萬小學生似的吵鬧；不知如何雷響似的磨聲，啾啾哇啾啾，啾啾哇啾啾，我真是害怕極了！床也旋轉了，比毛大嫂的磨還要快我又昏過去。

好一會又醒過來，是鈴的巨聲振醒的。學生們上堂去吵鬧聲已屏息；毛大嫂的磨聲也屏息。床雖還旋轉着，但空氣却靜。

好奇心主使着我第一次對睜眼鼓勇，更奇了！我正視着的瓦片中的一個瓦片，竟閃晃起來，再由閃晃而明澈起來，再於明澈中透出人影來，終於人影現出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來。接着那瓦片四周的瓦片由附近而展至全體皆像那瓦片一樣的變化；而且所有猙獰面目都向着我。

我急緊閉兩眼，掙扎着扒起身來，穿上衣服，只摸不着鞋子。不得不微開一線眼孔，此一線眼光所觸越發奇了：忽然一陣風起，六方黑烟滾作一團，越滾越多，越滾越大，呼的一

聲，猛然抽成一條長帶，恰像紗帕，向我面上圍來。我急舉掌一揮，應手而解，紛紛化爲黑灰飛散；霎時盡變作無數像瓦上一樣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的人影，布滿全室。我又昏了。

「老師，快起來洗臉上堂，學生們等够！」如雷的吼聲又將我從昏中震醒，看是校役喚我，往天擡洗臉水來的校役從沒有今天這般凶惡，急揮手令他去。

勉強支持着出房，彳亍到講堂窗前，學生們都轉面來看我，覺得今天學生比往天多若干倍，一個個望着，望着便變猙獰的臉，險些兒又把我嚇倒。

今天的事我自己明白，當時的思想不能說便糊塗；在萬斤喉壓底下擠出一個似放的「放」字來，一大羣黑圍飛也似的散了。

顫動的日光，彷彿要偵探我臥室裏秘密，從對面屋脊翻越過來，眼光釘在臥室窗上；使臥室窗上劃分成上下明暗兩層。我很感謝他來光明我暗室的一部，我更感謝他對我要偵探室內表同情。

然而太光怪陸離的光怪陸離，我怎敢偵探呢！——日光我倒不知。

放置在室外塔沿上一條短櫬上的一盆洗臉水這時已半冷了。

據後來校役說，這一日內，我急急行上樓，忽跳躍下樓；喧嚷庭中，時而拋磚投石，時而提棍亂打，物莫敢撾，曾扒在操場上最高樹幹蹲着；曾跑到校外稻田裏打滾。許多人不敢近，都說老師瘋了。

不是瘋人，安知瘋人個中底事！

猙獰的面目又在躲過日光偵探的幸運中探頭探腦，我洗完臉時，精神尚未寧靜的情形下怎堪睹這些東西，所以急行上樓，意思是在躲避；並且打開樓窗歡迎他們所畏的我的恩人日光。

樓上的神秘，幾乎嚇死了我：案上書籍筆墨，無人使用，而他們居然靈利的活動；兒童做的手工（泥的，紙的），圖畫，也動了；瓶裏美麗的鮮花，却變作要噬人的鬼臉；最利害是平常我最愜意對着我笑舞的畫中舞劍美人，今日她也變臉發嬌，蛇蝎似的舞劍向我，躍躍欲試，同時築滿全屋猙獰的人，附合着擁擠攻來。我用力衝出重圍，跌在樓口上，幾跳下

樓躍至庭中。以後他們猙獰的同類越集越多。日光敵不過黑雲隱去了。

現在，我可以說：世界上都許滿了他們。我寡不敵衆，自殺當然不可，苟存也不容易。拋磚，提棍……只有盡所有的力量，同他們總奮鬥。校役後來說的，確係我奮鬥的寫照；其實我豈是甘願做一個可憐的，供人笑的瘋人呀！

我要回家了，我不能再留戀此地了。我家中雖然不大好，但或許我慈愛的母親，甜愛的妻子，親愛的兒女，不至於也變作猙獰的面目來摧殘我的弱命；他們或許能幫助我奮鬥和給我奮鬥的安慰。

我回家心切；但猙獰的人始終難饒我，在回家大路一塊很光明很廣闊的平原上，盈千累萬，集合着些鋤田人瞋目待我。我回家心切，拚死向衆人裏一鑽，……吓唬——噁啾！然而我終於回了家了。

據雷君景星所述，這是他喫着毒菌後第二日的實事，聽他講述的人，除我而外，有健秋及吳君瑞麟。吳君是一位小學教員，和健秋有關係。當我和健秋抵大板橋飯後，他便來

邀健秋和我到他家，熱心招待，並請其同地同行的好友雷君來陪。我們談了許多關於小學教員的問題及其他，意頗相投。我最羨慕雷君，中了菌毒，能獲得若干人生奇異的秘密。

以上八月十六日

### 三 『厚甫也來了』

正與健秋承吳君之邀，在他家晚餐時，保商隊大批到了，厚甫也來了。

十七日

### 四 『令我臨窗欲涕』

橫水塘，長坡，小哨，皆從前盜匪出沒的地方，故本地居人，於橫水塘築有礮臺，小哨壠上插有「團」字旗，又恐匪藏匿叢林中，特將高樹完全斫斷。

店子裏遍地遍樓板都鋪有床，幸我們佔着僅有兩張高床的一個房間的優先，才不

致和雜色人打混，但還是避不了他們的嘈音。好在西壁有一個小窗，健秋厚甫都出去了，我握筆也寫不下家書。夜幕罩了世界，却從幕邊西山之巔，慢慢昇上寡白的月，寡白的月又映入山下湖中，反射出如霧的光來。秋風颯颯逼枝上病葉。秋蟲聲聲喚離家孤客，令我臨窗欲涕。

十八日

## 五 泥的滋味。

由楊林起，西行數百步，折而東北。因昨夜天雨，土路盡成泥濘。轎夫很以為苦，走得異常慢。

轎夫說：今天要走六十里，以狗街為中站，狗街以前三十里，盡是越走越爛的泥路。走二十里到豬街休息片刻，看看軍隊馬馱快要趕上，我們恐讓馬上前踩爛泥路，越發難走，故急上軍隊前行。

其實縱然在軍隊馬馱以前，路確比豬街以前糟幾倍。豬街以前的路已經就很難走

了，但還不算十分稀爛，人馬來還有退讓的地方；豬街以下的路較狹多了，兩邊盡是水田，路泥皆可沒脛，有時竟可沒膝。轎夫步子又小又滑，我的心也隨着又急又怕。

『軍隊來了！馬來了！——過險地賴軍隊保護，於此時聽見軍隊來却像來了仇敵。讓他們過去吧！接着人馬踏泥濺水過去，好一會才歇着馬馱中有間斷的空兒插進去。』

長毛老段的脚爲（轎夫着於脚上避泥滑之鐵製物）走脫了一隻，喊老李等他找，老李不歇，拖着滑杆前進，老毛老段趕來了我忙承認到站買還他，他說：『今天怎麼走還有十多里泥路呀！况且地上不滑這物。』老李沒法，請我下滑杆讓他去找。

我足觸地，自然泥沒了鞋，幫着老李把滑杆擡在水田中懸着，纔轉頭，兩匹大馬迎面衝來，快向左側一讓，加上一滑，險些兒崩了一個一字。前馬讓過，後馬踵來，我足跟還沒有站穩，右邊當然讓不過去，左邊已無路可讓，急忙躍入道旁水田內，唵的一聲，水淹上全身，三分之一馬過了扒上路來，脫去鞋襪，這時長毛老段找不着脚馬，抱怨着轉來，我將打量

上滑杆，恰值後面來了一乘滑杆，前面的轎夫滑倒了，擲出一位青蛙撲水式的老婦，泥團好一會才爬起來，面上髮際裙襖邊還一滴一滴的滴的着衛生水。我目睹此狀，加以轎夫哀求，不得不步行。

步行的苦處，罄筆難盡，尤其時時必要注意：(1)不敢離滑杆太遠，(2)防備人馬闖踐，(3)脚跟務必使穩，(4)測驗泥塘深淺，(5)避瓦片荆棘……

後來發明一種走法：緊跟在馬尾後，利用馬踏的足跡，隨着一步一步的走去，但有時馬走到石頭上蹄滑，跟着他反犯危險。

到了一個岔口，軍隊馬馱都朝着大路走去，多數旅人腳轉向小路，我同滑杆也轉向小路。小路越發糟糕！有些地方竟狹如魚背；有些地方溝隔着，水淹着；有些地方土蘇了，草埋了。灣灣轉轉跌跌絆絆，好容易由田垠走達河岸。

真倒霉，滿望到了河岸，渡過小橋，從河的那面走，不上數里便可抵狗街。誰知孱弱的小橋，晦氣的小橋，早被猛水攜去了！



左轉灣又走了七八里冤枉路，打向大路會合軍隊馬馱。將到狗街，路又被水淹成小池一樣。摸過水路，泥濘深沒膝蓋以上，黑而且臭。

六月十九日

## 六 羊街。

打住羊街一日。

二十日

## 七 『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緊握手內。』

下弦的灣月，還在懶洋洋的斜掛着，滿天的疏星，還在紅通通的閃灼着。號聲馬蹄，便擾破了野外的寂寞。燐火似的燈光，挨次向黑魃魃的前途移動。物影模糊，依稀矮樹是旅人，夜色蒼茫，彷彿黑雲是青山，馬鈴聲與秋蟲聲相應和，暮霞與晨曦相征逐。

我在滑杆內如坐搖籃，夜景催眠，呼呼的睡覺。

『先生！』驚醒了，是轎夫驚醒的，『請坐正點，歪在一邊不好擡。』這時，黃色油布反射出強黃色來，伸頭一望，日不止上三竿，我的滑杆正行在前後無人的幽谷中。初時以為

前後行人離得遠，繼而越走越荒險，越無人跡。不覺疑起來，問轎夫，他們只管前行，後乃回說這是抵清水溝的捷徑。我又問他們，既然是捷徑何以無人走呢？他們仍然前行，滿口支吾，於是我大疑起來：這兩個轎夫，非但面目可憎，心術實乖，我時時都在防備着他們，今天來此，莫非我命運中該……又回頭向後面看看有人來沒有，非惟沒有，連來路都望不清白了，越發着急。猛然又想起臨行時朋友之言，由省城到東川，以功山籟頭坡兩站最險，今天不是兩天中的第一天麼？此地不是很危險的麼？想到這點，不禁心跳身顫，汗涔涔下。後來勉強由失望中想出條計來，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緊握手內，假如一旦發生變動，就死也要拚他兩下。

我理想中他們要幹的第一步，實現了！將出深林，他們把滑杆放下來，長毛老段兩眼望着我。我想，他大概要下手了吧！我嚇極叱聲問他道：『你幹什麼？』他很驚訝似的答應我道：『先生何必出這樣嚇人口氣！路走錯了！怎麼好？』我這時纔恍然大悟，纔明白他們是走錯了路，並不敢做什麼。後來我們向着所發現有人走動的對面山腰走去。

## 八 是人？是畜？

將要到衛所，被一面很大的池塘隔着，馬馱都纔向多走七八里的山路去了。好多行客在灘邊爭渡。而小船僅有兩隻，每隻只能容二十餘人。於是人夫轎子滑杆越集越多；而我會着健秋的滑杆已經在灘邊候了半點多鐘，船錢也早開付，在理自然是要該我們坐運完軍隊轉來的那隻船，旁邊人也讓我們。那曉得那隻船剛要攏來，後面又來了一批軍隊，有槍就無理；健秋的滑杆剛運上船，牠們硬唬着把船拉過去載牠們。船子撐着船走了，我的滑杆只是前頭的老李扒上船去；後頭的長毛老段還磨着水，而船只管走，長毛老段和我的行李都拖在水面。幸老李和健秋的兩個轎夫把他及滑杆拉上去，牠們還打他踢他。

阿呀！不好！四個轎夫不都是鬼眉鬼臉的麼？第二轉的船來至少要等十五分鐘，豈不怕他四個把滑杆駕起過？我急忙看健秋，健秋站在岸上，急得沒法，我想靠健秋是不行的，

我會游泳，現在便可應用，一躍跳入水內，走了好幾步，拉着船邊，用力掙上船去。却觸怒了牠們，把牠們作惡所恃唯一的槍提起，高聲恫嚇我道：

『你上來做什麼？』

『我上來要同我的兩駕滑杆一齊過去。』我誠懇的同牠們說。

『放屁！快滾下去！下去……』牠用蹄子踢起我來了。

『軍士！我本來知道這隻船是軍士們佔有的；不過因我的四個轎夫沒眼水，錯上了軍士們的船，真對不起！但是他們四個既上了船，軍士請想，我豈能不跟隨着呢？』

『但是——但是你這樣腌臢，淋些水在船上。』其中的一個牠說。

『就是呵！我全身都濕了！現在船到深處了！』

『坐過去些！』

『是！』

我想，世界上要講人道主義，要真實平等實現，非世界上各個人的思想能力都到了

一致的那一日不可，非世界上消滅了這類無業而消費似人似畜的強暴厲階的那一日不可。

### 九 微雨。

柳樹河下爲深谷，殿台在谷中，樹林陰翳，溪水清漣。時方微雨，道路泥濘；然垂暮之谷着雨，垂凋之木潤色，清暢之景，馨入心脾，一時頗覺舒爽。

二十一日

### 十 走小路。

昨夜轎夫說：『明天的路最長，山又大，路又險，由昆明到成都最難走最害怕的便是明天。——所以明天起身務必早，路上務必小心；尤其是支鍋山最險最高，我們或者繞小路去。』

我們聽見他們的話，很在耽心。今天我們夜間三點鐘便起床了，飯後約莫四點鐘的

光景便出發；但我和健秋不贊成走小路，因為軍隊馬馱都走大路。出店子的時候，便諄諄囑咐轎夫不準走小路。

摸案出了村外，刺骨冷氣，颯颯襲人。沈寂的夜裏，依稀幾點螢火似的燈光蠕動。傾耳靜聽，隱約馬鈴叮噠聲，雜着風激樹葉聲，時而如由遠而來，時而如由近而去。不多時，漸漸覺得馬鈴聲高而且明，身子仰而且昇，擡起眼睛一望。但見一路燈光，在黑景中忽隱忽現地向上移動。天色似乎微亮，數十分中後，果然東方有點發紅。但暮氣甫去，朝霧頻來，幾十步外，人物不明。

馬鈴聲漸漸聽不明了，身子俯而且似降了，眼前更沒有一點燈光。我注意聽，注意看，果然我的滑杆正折下谷中，後面似乎有一駕滑杆跟着，我想後面的滑杆或者是健秋的。我試喚健秋，果然是他回應我，並且還說：『倬雲，我們像是路走錯了？』接着又叱轎夫：『你們幹什麼？我不是說過叫你們跟着軍隊馬馱走？』轎夫回道：『這是小路，』這是弓弦的小路，軍隊馬馱走的是弓背大路。』我急道：『誰叫你們走小路快快擡轉回大路！』他們

說：『已經走了五六里了，轉回大路便趕不上軍隊，今天趕不上軍隊是很危險的，小路雖沒有跟軍隊，但到鐵廠便可趕上軍隊，並且小路是我們常走的，現在無妨了？走大路又要爬壁立直的路，又要過最危險的支鍋山』我倆無如他們何，只好任他們去。

大概離功山十六七里光景，天色始大亮。霧氣依舊罩着。

今天走的小路，比昨天走的錯路還要嚇人百倍，忽而上壁陡的山，忽而下深邃的谷，忽而入幽茂的林，忽而渡湍流的溪，忽而涉荆枳而過，忽而撥野草而行。荒途冷徑，無處不可藏匿，風聲鳥過，在在皆足驚人，况十餘里不見一人一屋，僅此黃色的兩乘滑杆，主僕六人，行此不毛之地，能不「黯然消魂」嗎？

『倬雲！』健秋喚我。

『什麼——小聲點！』我低聲問他。

『這些地方好害怕呀！』

『唔！』

『小心點啦！』

『唔！——文憑公事？』

『在，現在我已經都拿在手內。』

好一會纔遇着一個樵夫。不久又看見兩三間房子，到一間房子前我倆都下滑杆來。這時天氣陰着，大概七點鐘的光景。我站在那間房子的門口一看：裏面除了四壁而外，只有一堆草和一床破布纏成而且污穢的被蓋，一個火塘，一個形容憔悴的老婦人在火塘邊切着野菜，一個面色灰黃只有皮包着骨頭的白髮老人在火塘邊喫着草煙，兩個上下兩三歲，頭如瓜，眼如豬，身如乞丐，鼻涕懸在嘴崖上的壯年人坐在火塘邊烤火。我們問他們許多話，他們一一答覆，我們纔知道此地名渣拉，離小龍潭還有十里路，前幾天他們還看見二十多個匪從他們門前過去。

我忽然接着一個愉快的感觸：厚甫同一個姓孟的（昭通人）和着一起挑洋紗的遠遠從我們的來路來了。我以為走小路的僅我們兩乘滑杆，現在却多了伴侶。



籍轎夫說：『以前的路不算危險，渣拉以後才真危險咧！』我們恐懼心又深一層，越發抱怨轎夫走小路的不該；但既已處此，只有聽天賭運去闖了！因思今日誠盡於此者，家族朋友何得而知之，驚鳥餐我肉，野獸解我身，尸骸亦不得全歸也……言念及此，悲從中來，時滑杆正從荒嶺而過，天陰無日，朝寒逼人，毛髮悚然，齒格格作聲，內緊外迫，淚潸然奪眶而出。厚甫性浪漫，臨險地向與孟某嬉笑落後；健秋性沉慎，不坐滑杆，不言語，裹其重要物件於腰，猶踉蹌前行。我則不能效厚甫之寬心，也不願學健秋之所爲，閉目坐滑杆中心，怦怦跳，依轎夫脚步之上下而志忘。

忽見老李向山下一指，說道：『先生請看，那些爛房子，便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巨匪白老么盤據的窠巢；他活着的時候，誰敢走這裏過！』我凝神向滑杆外看去，見道旁山下，一片荒蕪中，依稀幾處殘柱，頽垣，蓬滿草長。

——噫！『奈何，昔日之嚙嚙，而今日之涼涼也！』彼白老么者，『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所謂小淵潭，僅空室十餘間，土人數人而已。我們不敢留連，稍憩即行。越很高的山，上矮樹參差，野花獻出種種麗色，點綴荒景；解事的秋蟬，奏着高亢單調的音樂；頑皮的小鳥，唱着清脆婉媚的歌曲；輕靈的蚱蜢，在自然界的絨氈上跳舞；薄弱的霧氣，在垂午的空氣裏，無抵抗地漸漸消滅，好一幅圖畫，好一個樂園，誰想到造物顛倒，美景偏給與惡徒享受呢！

兵！幾聲，險些把我的膽都嚇破了！却是健秋走到橋上，踏落了橋上石頭落在深阱中所發的聲音。

走到最陰僻的叢林中，見一個很強幹的壯年坐在地上，衣服皮膚都還有幾分像乞丐，只是那一副閉眼伸手滑稽的形容，誰見了會承認他是乞丐呢？況且這樣少有人行的荒山，乞丐向誰討施？何以捨熱鬧的村鎮，而來此冷落的樞徑？（後來抵賴頭坡，厚甫孟某都說：此人見他二人勢孤，提杖睜眼跟着，他二人正在着急，幸挑洋紗的趕到，齊聲呼喝，彼乃從容向樹林裏隱去。）

## 十一 『言笑自若』

幸抵鐵廠會着軍隊馬馱。鐵廠打尖後，和着大隊人馬行至野豬塘。野豬塘地極險要，四面環山，山有茂林，林中生草，草可蔽人。聞此地匪常搶劫，高樹枝上，尚有懸掛人頭的草囊存在。

### 至大水塘遇雨。

抵贛頭坡飯後，夜八時許，厚甫始摸索至，我們很替他兢心；而他則穿着那一套不知滾了幾次泥塘的黃色衣褲，言笑自若。且謂一路打了若干筋斗，遇着野狗喫馱馬，不敢喫他。

## 十二 『物不得其平則鳴』

贛頭坡爲一小街，居屋凋敝，人民苦寒。我們所住的店子，除了土盤爛鍋和火塘而外，

不見他物。後來說了多少好話，主人纔肯把鍋鏟及簾子拿出來，問她何以初時藏着，她說：『怕軍人土匪！』

店家無男子，只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一個二十多歲的醜婦人，和三個女孩子，一個七八歲，一個三四歲，一個不滿一歲。我們問她們何以家內無男子，她們嘆氣回道：

『因為軍匪常常來拉夫，所以父子兩個拋家去遠方躲避。』老婦還說：『為拉夫這件事，我的三個兒子害死兩個：一個是在匪方被兵拿着打了，一個是在兵方被匪拿着打了。』

我想，逃去的兩個男子，一個必係老婦的夫無疑；其餘的一個，自然是三個兒子中的一個，我不好啓齒問是不是醜婦的丈夫。

跑出跑進供使喚的大女孩，除了褲子比較完潔外，足跣着，頭髮披着，大部分乳部腰部的嫩體——在閩人稱爲千金玉體者——却從那襤褸而且渣襟的單襖中露出。坐在火塘邊兩眼看熱灰烤着洋芋——羊街以下居民皆用以爲正餐——的第二女孩，這樣涼秋夜裏，人人都在喚冷，她那骨如柴面如猴灰黃色的小身體，公然一絲不掛坐在冷地

上最淒涼的是最小那個女孩，時時纏着她母親懷抱，時時不住的哭號；其聲嘶啞，其音淒哀。

我們可憐那幾個女孩，送她們一些飯肉，她們真是喜出望外。

夜間，一家人便圍着燼餘的火塘瞌睡……噪耳的哭聲，呱呱不斷；心中的思潮，隨着層疊起伏。而冷風颯颯，秋蟲唧唧，雨聲灑灑，屋漏滴滴，愈足助人太息；况柔腸如我，何能遣此！是以輾轉床褥，翻覆思索。夫物不得其平則鳴，哀怨之聲，不平有以激之也，孺子多情，得勿爲天下多少不平事而鳴耶？孺子如此，壯者可知，特壯者之鳴鳴於心而不屑如孺子之呱呱然也。嗚呼！今天下之民皆鳴矣！激之鳴者，其誰之過歟？（給友人信中語）

二十二日

### 十三 登紹牌高嶺（一）

紙廠啞口，爲上紹牌高嶺的咽喉，地極險要，保商隊於此收保費。

登紹牌高嶺之巔一望，但見天際寬闊，四圍童山朝拱，矮林稽首，有惟我獨尊之勢。游雲出於岫谷，初時彷彿，已而繽紛，隨風蕩漾，俄而變化，俄而杳然不知其所存，天空依然，岫谷依然……。爽暢的風，吹散了我的頭髮，廣大的天地，曠達我的心胸，這時，真所謂「神志飛越」了！

#### 十四 登紹牌高嶺(二)

誰知登紹牌高嶺，

望盡天邊，

總是一些重嶺疏林，

安得理想的最高山，

把金馬碧雞瞭盡？

(金馬碧雞爲昆明名勝)

二十三日

## 十五 抵東川。

多日未見平原，今日得見了，而且稻已半熟，一片豔綠，映着晚霞炊烟，自成美妙，雖然景很平常，但在久旅荒山者眼中，却是廣寒聖宮，無怪要誇幾句。

離鷓鴣後，我們沿着一條河沿走。我們買甜梨嫩核桃喫。有時也跳下滑杆來拿大石頭打核桃。一石上去，接着叮叮咚咚跟着石頭掉下些來，冷不防頭上還着一下。只是核桃太多，喫又不容易，手嘴都染成赭色，才喫着兩三個帶苦味的。

鐘山如鐘形的山，山上有幾間廟子，一叢茂林，當夕陽斜照着，發出蒼翠黃綠反光，美麗如畫。

鐘山的那面，便是東川城場。東川是久聞大名的，是而今雲南坐第一把交椅者的生產地；未到縣地，便遇着他先輩的「節孝坊」。論坊也還建得好。

抵東川後，便有和健秋有關係的昆明楊君吉六來會，且訂明日之遊。

二十四日

## 十六 鑛業公司。

楊君來約，並介紹他的朋友本地人馬君清源、鄭君仰僑給我，和秋健。

東川銅鑛公司的盛名，當我在工校肄業時便聽見採礦冶金科教師講過；雖然我沒有專學採礦冶金，但今日得親自參觀本省有名礦廠，也是幸事。我理想中的偌大銅鑛公司，必有特大規模，工人起碼要有幾百，煉機必為烏震耳，煙囪必隆隆冒煙。

詎知不然，入該公司時，第一使我懷疑的便是不見半個工人影子；第二使我懷疑的便是不見黑烟和不聞機響。比及到煉礦機前，煉機到比我們工校最大的那一架大四五倍，可是沒有火，更沒有銅。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問楊君們，他們說每年這一季向例停工。

楊君們介紹我和健秋會該公司經理。經理姓林，字丞之，也是昆明人，為人很和氣，我們談了許多話；關於該公司每年這一季向例停工的理由，據林君說，是為煤煙妨害莊稼。



十七 一個壯麗的寺中。

末後我們到一個壯麗的寺中遊逛。這一個寺，因為殿名複雜，又都壯麗，所以只好名之曰「一個壯麗的寺」。寺中有精工彫刻的屏壁門人物，山水，花木……十分空靈巧妙。此外古蹟甚多，有先代遺留的碑，有幾百年的石。

我們在寺後荒園中的一間小亭前兩條石凳上分開坐着談話，談的是東川十景，什麼「鐘山夕照」啦，什麼「南屏春曉」啦……惜乎記不清楚。又談到東川教育，他們十分痛罵從前當局和失望於將來。

遊疲，我們去飽餐牛肉，牛肉館是馬君自家的，酒菜都檢最好，而且盡量拿來。餐後至鄭君家，談至十時始散。臨別，又訂明日之遊。

二十五日

十八 溫泉。

盈盈汗珠，不住的從額際流下胸前，勃勃熱汽，不住的從胸前凝上額際。塘底水的去路被草團塞了，塘側水的來路仍汪汪淌着。多日風塵汗垢，得這樣的滌清褻盡，一度洗濯之後，飄飄然真如登仙。

寬五方尺許，深四尺許的水塘，滿砌着厚磚，充其量水可淹及我的胸口，不過淹及膝上也就够了。塘位置於室之東北隅。室不甚大，却清潔，只是壁上有許多用木炭石子畫的穢語。穢語，便可知來此塘而又畫壁者的道德，又可知此塘爲女塘（但男子亦可用）可惜借好溫泉，褻瀆太甚！

女塘在山的僻下處，由林中斜路上至山腰。山腰南邊有一院，內有溫泉三塘；北邊有二院，上下溫泉兩塘；正中爲一大院，門上有走欄，入門則見上面朝西三間客廳，廳內陳設炕床桌椅字畫，廳下南北廂房各二，接廳北之屋內有溫泉數塘，接廳南爲馬廄。

同游爲楊君鄭君魏君子丹李君子陽徐君俊明和我及健秋，各洗畢聚於廳上。茶點後，鄭魏李徐四君上馬先行，我也騎上由廄中才拉出來的小馬跟着，楊君健秋坐滑杆落

後。

出門來，對面雄偉和靄的西山含笑相送。攬轡下山，渡小溪，折而東北，舉首則見先行四馬已相繼達山頂，乃加鞭欲追，奈山陡馬小，欲急反慢。比及登山頂，則後面滑杆已追及，前面四馬無形跡。

下黃泥之坡，涉潢濁之水，繞三疊之灣，過七孔之橋，振臂揚鞭，馬呼呼如風而馳，轉過小林，四馬已在目前。行二十五里抵縣城，時日已疲極欲墜。

二十六日

## 十九 聞警。

轎夫警告我們，因為他們昨晚聽見從紅石崖來的人說是珊瑚樹爛馬店附近發現大批土匪，並且那個人還是上東川來報信的。他們又說：『這一次恐怕難免！』

我自經功山賴頭坡兩站嚇够以後，膽子覺得大了一些。聽了轎夫所說，以為遇匪固然可怖，然遇着也是無法，都着了恐怖不濟事，而不遇恐怖更無益，何必時時使精神受痛苦

咧！

清脆的山歌，從綠陰下走着的幾個活潑潑村姑孃口中任微風悠悠蕩來。她們背上的斗笠，一振一振的和着歌聲縮小以至於隱去。

二十七日

## 二十 頭道河。

似槍聲乒乓幾下，昨日的警告，今日真要實現麼？

珊瑚樹爛馬店地勢果然險，樹木通通斫倒在地。剛才過二地時，覺得入人的脚步都加快。這幾聲響，驚了驢夫，他們遇過匪十幾次，很有經驗；急忙擡滑杆飛奔下山。轉過小石橋，脚步才稍慢，但氣尙咻咻。到頭道河，他們說到此已無事，我們大家才休息。

一條小溪，清汪汪地流着。溪旁樹木參差，由溪作串線連接靠西山谷中茂林，茂林中有人家。

所有的樹，以梨樹最多，所結的梨，繁而且大，溪邊賣食物的以賣梨及梨絲者佔大部，

梨及梨絲價值都廉，味鮮甜，本地人都稱其梨曰雪梨，與大理雪梨同名（大理雪梨爲本省著名之梨）。

二一 率橋汛。

率橋汛今日趕場，地頗擁擠。

二十八日

二二 泥山。

啞口塘山上遇雨，黃土被馬蹂爛，比起十九日的泥路來，又加上脚要扒山；十九日的泥路固然難走，路都平坦，今天的泥山，又滑又陡，人馬轎子滑杆，一齊擁擠在僅有一條狹而且彎轉的泥路上；十九日的泥路，只消顧行路，上今天的泥山，除顧行路外還要打傘；十九日的泥路滑不倒我，今天的泥山滑倒我兩次。

### 二三 江底。

由南山頂上，便見一條湍流，由北面奔騰而南，又轉向西。南山和東山的谷中又奔下一支澗水去，會合着北流轉而之西。江底卽在山下不遠，北流的西邊，許多人在湍流上懸橋過來過去。

曲曲折折下了南山，這一季因南山和東山谷中的澗水小，所以澗底的巨石暴露出來。人馬轎子滑杆，都由南山脚西邊踏巨石越過澗水，然後由東山脚沿着湍流走到江底。澗水這一季雖小，但勢仍凶猛，總瀑擊巨石前小潭，發出巨聲，白花飛濺，然後由小潭分流各巨石隙中，故踏巨石須大膽小心。有匹馬被水聲水勢嚇着，足跟在巨石上打戰，一失足，摔下巨石隙中，立刻喪命。

南山上所見江底之懸橋，係用鐵鑲連鎖而成，上鋪木板，頗堅固，橋西橋東有石虎石猴牝牡各一對。今日因趕場，買賣頗熱鬧。

## 二四 扒半日纔到山頂。

六時出發便扒山，到海子啞口喫一次茶，松毛蓬又喫一次茶。人人都說，松毛蓬常常搶人，（老李還親自在此着搶二次）過了松毛蓬便算安抵昭通。

日已當午，纔到山頂，山頂有村名大水井。從大水井出來不多遠，昭通壩子，魯甸水塘，便在目前。

初時我們打量趕站（想今晚便到昭通），後來因健秋的轎夫發痧，乃宿桃園。

## 二五 當豬。

桃園回民要佔大多數，漢人到此，莫想喫豬。

我們常常被人當作豬喫，自羊街起，便喫到而今。我們當然不是憨豬，不過初次出門，他們就從初次出門的心理上喫進去，結果我們未得着結伴的好處，而豬却當了。

當我們做豬的，尤其當厚甫做肥豬的——厚甫本來胖，而且是他們同鄉，而且常常同他們一路走——幸而現在還沒有到桃園，假如他們先到桃園，沒有豬喫便活該……我們三人打量到街末找店子。今天我們抵店這早而又去街末，或者避免他們尋着與挨喫。

真活該！

將到街末，便一眼觸着茶肆中一條檯上坐着個彷彿正在候人的人，而那人非誰，正是長牙 M。

M見我們立刻站起身來，殷勤招呼我們到一個他早已佔定一間房的店中。論店也還清潔滑杆也將要擡進店去，健秋眉一縷，止住轎夫，問店主每人店費若干。店主說：『先生們自然是「開頓飯」』（不喫店中飯的叫「憩乾號」，喫店中飯的叫「開頓飯」，譬如「憩乾號」出店費一角。「開頓飯」便要出三角。）我接口說道：『我們不開頓飯，走走』健秋厚甫早已跨出店門，促轎夫擡滑杆跟着走。另尋着一家回子店，妙在只有兩張床，健



秋佔一張，我佔一張。（厚甫素來和我同榻。）

我出店一轉回來，陡見M已在臥室外火塘邊坐着烤火，入臥室則見一個大包袱放在我床上，我惱恨其中原故，健秋叫我將我的行李和厚甫的包裹移過去同他三人合榻。我想，我們之所以素來挨喫，以其一切伙食店費假手於他們包辦；今日，我們來包辦，看他能再喫不？

我墊出錢買羊肉，雞蛋，蓼菜，……在街上又遇着他們後到的人說是要來同餐，故把米買成六七個人喫的。

菜弄好，飯蒸熟，可是等了好一陣他們不來，街上也找不着，M遂和我們大喫起來，菜盡力的可以喫完，飯則明早喫了還要剩。

夜間，M抽煙轉店，我便向着他和健秋厚甫面前宣布今日共用去若干錢，每人合出若干，健秋厚甫馬上便拿出自己所應出的交我；M呢？他斜視健秋厚甫的錢一眼，低頭慢慢的弄草鞋。我注意了他一會，又特向他道：

『M先生應當出二角八先五厘。』

『是』他答道。

我想，區區二角八先五厘錢，在平常朋友應酬間計較則未免太小氣；只是對這一類拿別人當豬喫的人，幾角錢便賣去人格的人，見小是應該的，

『先生方便，就請拿給我吧！』

『當然——當然要拿的——未必會騙人——不過我現在確實沒錢。』他這樣不害臊說。

何消說今天又挨了，我永遠記得，在回子地當豬。

## 二六 隱惡。

老李來問：『先生們不是失落了幾樣東西麼？』健秋回道：『不錯！在紅石崖我出房來洗腳，轉進去襪子就不見了。我們前天在頭道河買的梨絲，今天早上，連着我的手巾一』

齊失了，我們正在探究，偷的人我們也有點曉得。」老李悄聲說：「先生們要防備，老段是一個慣賊，先生們的襪子、梨絲手巾通通在他包裹裏，先生們若去打開看，馬上便發現。」

在健秋的意思，明日抵昭通時即將長毛老段送入縣裏。我殊不諛然；第一層，老李的話究竟可靠嗎？第二層，即使可靠，長毛老段這等怪可憐的人，每天必要拿血汗才能換得生活，才能供給妻子生活，我們的損失極小，我不忍因小損失而害他入囹圄，更不忍因他入囹圄而累其妻子凍餓。第三層，假若不可靠，拿賊無賊，豈不失了「先生們」的體面。所以我不贊成健秋的意思，我情願不究所失。

不過未來是要防的，我裝重要物件的箱子今早不知扣子怎的壞了，這大概有人暗算。

三十日

## 二七 歸。

雨後水邊不堪涉行，捨陸登舟，渡八仙海——卽江底山頂所見之水塘——鄙蠢的

長毛老段很高興的，提高嗓子唱粗糙的山歌，現出歸的神情。

老李的家到了，便在離城十里路邊。路邊的兒童遠遠見他便喊，跳着回屋，屋在幾棵柏樹那面。老李抱着他的所有大步朝屋走去。我們等急了，纔笑着從柏林中轉出來；後面跟着一個六七歲的小孩，直到我們去遠了，才不見他呆立望着。

過了好幾架「御賜節孝」、「爽挹西山」的牌坊，走到一條熱鬧街上，在擁擠嘈雜中，轎夫攆我們進一家門頭上立有「雲川通」匾額的店子。雲川通房屋很多，我們住在第二層靠右邊的一間樓上。轎夫把行李一件一件交清，清了下脚（清付應補他們的伙錢），他們又討賞，每人都使他滿意而去。

他們都歸家去了，厚市也歸家了；只落得我和健秋冷悽悽地。

三十一日

二八 要不着本，還貼一盤茶錢。

昭通城西街陡街較熱鬧，售洋貨，外省貨，本省貨，土貨的鋪皆有。於陡街口，有某要人正建一節孝石坊。又正對石坊東關一街，名雲興街，較西街陡街整潔，且高大堂皇，顏色新齊，路皆效昆明馬路以方石砌成。現因全街尙未落成，故貿易尙形冷淡。

躲不及的長牙M，在雲興街被我們闖見了，我們招呼他過來，他很人情的說明他宿桃園第二天一早便獨行的理由，又央我們去羣賢茶樓喫茶。羣賢茶樓在昭通城內要算是第一家關氣清楚的茶肆。

同喫茶的人，除我們三人，和M外，還有一位很客氣很親熱的孫瑞河先生，他是厚甫的二哥，（厚甫有兩哥兩姐。）今天我們去謁孫府後，他很高興願領我們出來遊街。

我們和瑞河談論嘻笑，覺得M很冷靜，我於自知無益中勉強抽出嘴來同他說幾句：『M先生，府上住在那裏？』

『住在轉這一條街左一個灣右一個拐……』

『歡迎我們過府拜望嗎？——哦，先生宿桃園那天，分內還應當出……』

『什麼拜望，實在不敢當，不敢當！』他一面不等我說完便這樣說；一面探手入袋摸了一下，又慢慢的抽了出來，把茶盃蓋一掠，擡起茶盃來喝，再慢慢的放下茶盃，伸手抓一把瓜子，畢剝畢剝地喫。

我再想想說，拘於見笑新友，對不要臉的人，多說徒然費神。

我們和瑞河爭着把茶錢付了，大家出茶樓想到別處逛；M向東搖擺而去。

## 二九 心的感銘。

九月一日

打開箱子，把信紙信箋拿出來，剛寫了幾句，厚甫便來促着我和健秋去他府上早餐，論理確應當去，何況厚甫府上這樣熱情的盛意，「却之不恭，」連忙筆墨箱子都及收鎖，便一齊赴孫府去。

孫府在老君廟街五十九號。

我們早餐後便一齊出來，遊了買肉的市，做羊皮袍襖的街，經過李氏私立學校，與周

女學校，福漢醫院，勸學所，漢東鎮守副使署門前。到縣署去會縣長，縣長很溫和，安慰我們一陣，又允許籌劃得到省政府護照的事，打開二堂門送我們出來。

接着我們順便到府街去謁見省立二中校長。姜校長同姜三先生出來夾我們到客廳坐。姜校長及姜三先生都很客氣，又因他們子姪有兩個在成都，一個便在高師，越表示聯絡感情。我們暢談半點多鐘，姜校長是辦教育有經驗的人，對於本省教育當局及教育事業，有合理的批評，正大的主張。茶點後，留我們晚餐，厚甫聲言晚餐他家已備，力辭乃行。晚飯又叨擾孫府，孫府今天爲整日招待我和健秋，菜蔬務必講究，各物都收拾得整齊潔淨。於中最令我羨慕的是，厚甫天倫之愛；最令我感銘的是，厚甫的老母親，新嫂嫂，故意接回家的二姐姐，爲招待我倆而忙碌碌地。

### 三〇 晚餐後。

晚餐後，厚甫領我和健秋到第二中學。黃昏時候，校舍看得不十分明白，覺得都還宏

做，厚甫引我倆到一間寢室裏，介紹了許多校中將要畢業的學生。他們曠自習時間來陪我們談話，問了許多關於省上高級學校的情形，升學的情形。直談到九點鐘校中搖下自習鈴我們才出來。

健秋自從在江底喫了「羅鍋飯」（用瓦罈悶熟的飯）以後，便害了飽悶病，今天赴孫府都是很勉強的，出第二中學來，厚甫即介紹就醫於陡街長春堂藥鋪長橫陳先生，若至十時，我們始分頭歸。

### 三一 三芪不翼而飛。

健秋在前，我跟着他上樓來，遠遠便見店中給我們的清油燈罩在寢室門前。健秋開了鎖，手一推，門擊之處，隨着便嘩啦啦幾聲響，右邊板壁倒下兩塊來，幾乎打着健秋。健秋把兩塊木板扶起，我跑到隔壁空室一看，斷定今天一定是失賊。健秋撥亮燈光，滿室什物紊亂，他慌聲說『快檢查東西』。我首先便忙向床前打開放在床上未鎖的箱子——縱鎖



也無益，箱扣早已壞了，——那時腦中只希望買做四十二元要拿到川中去賺錢做學費的一包本省特產藥材（三莖）不要被竊，急翻開許多書籍雜物向箱底一看，嗚呼，三莖已不翼而飛矣！此外所失之物甚多：健秋失的共值六七元，我失的共值四五十元。我受了這樣意外刺激，却鎮靜鎮靜，自知徒急無益。我倆喚店中管事上來，這樣一張揚出去，滿店人都被驚動。管事不等我們開口，便說出些滑利的話。我倆向管事和衆人道：『誠然，店中當我們入店時便再三告知將重要物件交在櫃上寄着，我們所有的公事文憑銀錢都寄入了，但所餘之物，我們想櫃上寄不了這許多，所以不能寄。今天的事，本來是我們的，不幸論理不該責備任何方面，只是店中養着這多麼師（供使喚的人），設有這多管事，平常對於客人寢室，還是應當有查理事守備的責任。現在物是失了，總請店中務必代爲細細探查，更希望以後十分留意這類事情！』管事么師們唯唯道：「是。」馬上去一間一間的寢室裏檢查，但不過是敷衍而已。

失了便失了，今晚有什麼法子呢，只有亡羊補牢，並想明天怎樣去偵探。

筆墨信紙信封仍在案上原處，提筆想繼續寫早上寫了幾句的信，油沸的心緒，那裏繼續得下去呢！

二日

三三一 沉寂（一）

——翠賢茶樓思跡——

三牌坊華豐茶樓比起翠賢茶樓來，何等熱鬧闊氣，只是太俗。綠楊村夏天最好，風月茶社可以眺翠湖東北風景……提起翠湖真美妙，你看那草綠水波，柔絲楊柳，曲堤浮荷，誰要了不留連忘返喲！尤其是荷花開盛的那一向，尤其是十四五的那幾天晚上：銀似的月光，洗刷得翠湖像仙景一般；成隊士女，出沒於濃陰淡影中，衣裙擾亂了馨香，縷縷沁人心脾；遠近音樂，悠揚令人神往……這種雅麗景情，不知消磨了多少情人多少光陰，但多情人偏不可惜……小徐走了，翠湖只有我和竹君足跡；而今……其實竹君總還比較多得留戀美景……

哦，我唯一的愛友竹君：

而今——

依稀是分飛孤鴻，飄泊之一；  
不堪重憶：

花前月夕，人影樹影，促膝談心，  
話到暢快淋漓，  
忘却夜寂更深，  
夜寒露沾衣。

而今——

依稀是參商睽隔，伯牙空好音；

不堪重憶：

堤畔柳陰，荷香情密，攜手聯襟，

誰想人生有離，

一度斷琴音？

生我者母，友我者君；

愛我者母，知我者君；

母亡已矣，今君生離——

我如狂浪之小帆兮，

無所依以徬徨！

我如沙場之勇士兮，

無所佐以殺敵！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何以慰我沉寂！

(文中所指各地，均在昆明城內。)

### 三三三 沉寂(一)

——羣賢茶樓思跡——

中國今日，何往而非竊三荏樣的賊，不過『竊鈞者誅，竊國者侯』罷了，你看：分贓的政黨，常走狗的政客，喫人脂膏的軍閥，殺同胞的軍隊，稱臣的復辟家，媚外的賣國家，搶飯喫的教育家，提倡洋貨的商業家，發展私囊的事業家……：誰不戴着冠冕堂皇的面具而懷着鬼祟偷竊的黑心呢？而一般任人宰割被人偷竊的主人翁，仍醉生夢死的過他們冥迷顛倒的生涯……：

黑沉沉底夜裏，何時才到天明？可憐偌大中國，竟這般沉寂！

### 三四 沉寂（三）

——羣賢茶樓思跡——

有生以前，個人的世界是沉寂的。

人生在世，過去的事實等於夢；未來的理想等於夢；現在，是後一秒鐘的過去，前一秒鐘的將來，也等於夢。因此，人生全是夢，夢的結果是空的，所以人生的結果也是空的。

我們固然都在做夢，結果都歸於空，不過在未結果以前，我們不能拒絕夢，脫離夢。我們應當適應夢，創造夢，換句話說：我們要盡力做夢。顯明說：我們應當盡力的發展個人身心能力和社會身心能力，使個人的我社會的我——小我大我——都得到圓滿的夢，同時還能使個人的他和社會的他——小他大他——也得到圓滿的夢。我的夢既可影響他的夢，而我的夢不能和他的夢同時結果，於是我影響他，他又可以影響一些別的他，別

的他又可以影響再一些別的他，空間上我的夢可以影響今世，時間上我的夢可以影響後世。

除了影響而外，個人的夢，的確佔空間時間猶如『滄海一粟』，猶如我們知道無數菌中的一個細菌，一瞬間便等於零。

身心能力的發展，各人態度方法不同，目的則一。我的態度是絕對樂觀的，方法是絕對積極的——在任何情形下，縱然於別人視為山窮水盡者，我都不悲觀而消極。

雖然我現在的生活沉寂，現在的環境沈寂；可是一息尚存，我並不因之而悲觀，而消極。

死了以後，個人的世界，便永遠沉寂了！

### 三五 準備明日出發。

這幾日厚甫在家自然要周旋他的應酬，健秋又害着病，無聊的我，一天天將光陰在

羣賢茶樓混過。雖也做了些事，如三日至厚甫二姐丈趙先生家赴晚餐之邀，四日至富滇銀行電報局托電匯用款，一再設法偵探失物，都因思想紊亂，未暇詳述。

前途尚遙遠，在我的意思今天便想動身，無奈一日數次，甚至於夜間都打着燈籠去縣中詢的省政府護照尚未到手，縣長答應明白做一個昭通縣護照給我們，且厚甫的事尚未料理就緒，健秋的病尚未好，他還向我和厚甫說：『他想住在昭通養病，病好了來趕我們，病重了以便退轉回去。』我和厚甫都不贊成，托孫老伯今天去僱我和厚甫挑行李的挑夫時，順便替他僱一乘滑杆。

今晚我們都在準備明日出發。

五日

### 三六 棠棣之離。

雖昆明城，我和健秋離家便一步一步的遠，厚甫則距家一步一步的近。今天，我和健秋還不是離家一步一步的遠，昆明城的景象未滅，而厚甫離昭通城的新景象又刻上。



這回的厚甫，不是離昆明城時與我和健秋有相反感懷的厚甫，却是與我和健秋離昆明城時有同樣感懷的厚甫，却是「最難堪那作別時：老親含淚叮嚀，良友依依分袂」的厚甫。

只半個掛，口中纔喊出「二哥……」，眼淚便撲漱漱地掉下，急用袖連拭；旁邊送行的十幾位第二中學朋友，都黯然了；忽提現二十日前的我，不由也陪着灑了幾點同情的淚。

送出昭通城北門五里的朋友們，由石坊下分別冉冉向原路回去了；也像離昆明城送我的親友們，由奎樓分別冉冉向原路而回。我們「又走向那險惡遙遠的蜀道去」，常想那送我們的人，這時歸家了未？

瑞河愛弟情熱，石坊下不忍便離，攜弟同進，行行重行行，叮嚀重叮嚀：「愛弟呀！你總要珍重復珍重，努力復努力；家中萬事有我，有我萬事放心！」愛弟呀！你總要珍重復珍重，努力復努力；望你學成早歸，早歸望你！……：「愛弟！送你千里，終須一別；一別渺茫，何

時是聚期？日將西墜，天際黑雲佈滿，似雲含泣，灑不盡胸中蓄語，如雲中之蓄雨。

被烏雲遮斷了天地，細雨聲敲斷了絮語，『別矣——愛弟！瑞河走幾步又一回頭，走幾步又一回頭的獨自回去了；活像離昆明城絮雨中送我的哥哥和竹君，從泥路上走幾步又一回頭，走幾步又一回頭的回去。』

『說雨有情，就不該促人分別！說雨無情，就不該陪人灑淚！』

雨霽掛出新月，是一幅慘淡神情。常想那在慘淡月下回去，孤獨悽冷的人，這時歸家了未？

六日

### 三七 五馬海。

當我們通過了嚴冷的闕溝到五馬海！在一間草蓬房底下早餐時，一個襤褸自稱修路的老人，走向健秋要錢，厚甫從錢串上取下幾十文小錢給他，他不滿意仍纏着健秋要，眼光却釘在厚甫錢串上。健秋上滑杆先走了，他似乎失望，抱怨我兩個一句生平沒有承

受過的，有趣的，做笑柄的話：

「官說了，叫你再給我幾文！」

誰是官？這才奇了；本來我同厚甫是步行，手拿木棒，又穿着短衣，健秋坐滑杆，又穿着衫子馬褂，他們便以爲健秋是官，我兩個是跟官的僕人。厚甫生性有趣，很敏捷的順着他的話板起臉來答道：「就是了！錢是官的，官並沒有叫我給你……」買喫食的人接口叱他：「走開！別纏着人家，人家管錢要報賬的，報不出賬來害人家挨罵！」老人乃悻悻走開，口中還唸：「官都教你給我，你不給……」

從五馬海起，以後便沿着一支流水行，這一支流水，據健秋的轎夫吳品三說：是從五馬海西南邊斜刺裏流來的。其源發自八仙海，至橫江而通長江，橫江以前，路途多沿之而行。以後此流下去，一路還要聚若干河流，愈聚水愈大，勢愈洶湧，惜其太湧，不能通舟。鹽津縣以後，水雖大，且較平。雖可通舟，但往往發生危險，人少乘之；橫江以下，則行舟平坦，方利乘坐。假若此流從今天起便可通舟，則旅蜀得若干便利。

流水這一季乾枯，在河底沙灘間蜿蜒而行，兩岸風景雅麗，隨河流之屈折，而展成無數畫片，皆爲昭通以上所無。人云『旅行樂事』，昭通以前，我甚非之，至今方知其言之不誣也。

### 三八 『人們有姊妹，我獨無。』

自從厚甫放開脚步說是要上前去找親戚家，叫我慢慢的來，約莫走了兩三里路，遠遠看見前面路邊割去玉麥桿的玉麥田中，似乎厚甫同一個懷抱小孩的婦人在講話，一面講話一面和身旁及掛在肩上的兩個小孩狎鬧。走近看，果然是他，他笑嘻嘻的招呼我同挑夫；那個婦人也笑嘻嘻的招呼我同挑夫進她家去坐；掛在他肩上的小孩也放下手來，拉着他衣裳角的小孩也停止糾纏；四副面孔都表示出喜極的，歡迎的色彩。

婦人先進玉麥田那邊的一所房子裏去了，兩個孩子領着我們，挑夫跟着孩子，我同厚甫又跟着挑夫。我問厚甫道：『這便是令親吧？』他笑着答道『是的，是我的大姊和兩

個外甥，大姊夫在屋裏——我們故意出來等你。」

進去是一間很高的茅屋，分成裏外兩層，外層安排着幾張小桌小椅上面橫着一張較高大的長方桌，挑夫把挑子放在外層，我們都一齊走進裏層去。厚甫介紹了他的姊夫程君，並云程君在此教鄉學。大家圍繞着有帳子的床前的火塘邊坐。程君夫婦問了我們許多關於出門的事，接着和厚甫談起家事來。挑夫煙癮發了，程君許可他在有帳子的床上用現成的煙具燒煙。我沒話可說也只好站起來走到有帳子的床靠左一張無帳子的床上躺下，看草蓋的屋頂，看屋內的擺設，看堆集的柴薪……有時也聞得歡聲入耳，但總不願用少許思想去注意。正在無聊，剛才掛在厚甫肩上的老八（人人這樣喊他，他兄弟便是老九，他母親懷裏的不知名）拿着幾個燒熟的洋芋遞過來，程君客氣着叫我吃；拉厚甫衣裳角的老九又擡過一盃普洱茶來。我順手把老九抱在床緣上坐着，老八靠在我身邊。我問他兩個讀書了沒有？齊答讀了？問讀了些什麼？書都很靚的相視無言，叫讀幾句給我聽，逼得都把頭低了；老八要想走開，程君偶注此情，即板臉叫他倆讀，程夫人厚

甫也停止了談話，望向我這邊來；我急扯住老八，且說道：『兜你玩的，不要你讀了！』又向程君們說：『小孩子見生人，當然是這樣！』程君們遂繼續起他們的談話。我伸手在桌上拿燒洋芋，剝去皮，喂老八一嘴，老九一嘴，自己又喫所餘的；又同他們講了些娃娃話，編了些娃娃事。漸漸人熟了，便頑皮起來，老八也爬上床來，老九騎在我肚上，把我的氈帽抓了戴在頭上，眼耳都蒙沒了。老八更會作劇，用力拉着我的頭髮扯，怪痛的，而他倆却吃吃笑起來。火塘邊的人聞聲看見了都大笑，却笑罵他倆太頑皮，逼着老八下床去。

我平生沒有像今天這樣忌妬過別人，只是程家的各種景象太刺激我，單就老八九來說，也就足以使我自悼自孤。老八下床去了，老九倒在我懷裏，如蘋果如玫瑰的臉緊貼在臂下脅際，如珍珠如清水的眼睛傳出被罵討憐的神情。我愛極了，想俯首去吻他的臉，却嫌自己嘴唇不潔。祇把自己的臉俯就他的櫻口，頰上熱氣咻咻，愈蒸發了我的妬意。

『喔喔！』『喔喔！』雄雞報告日已當午，喚破旅人甜夢。我們不得不上路走了，程家大小都出來相送，抱着小孩的程夫人喉哽不能再語。和着老八老九都在來時反對方向的

玉麥田中呆立目送我們。我們去遠了，她們又移至河灘上，仍然呆立目送；終於被可惡的荊枳蓬遮斷了他們視線，但或者人還在呆立着。

厚甫回頭到看不見她們時，嘆氣向我道：

『今天她們，憑空會着久別的弟弟，霎時又要久別，喜歎？悲歎？抑悲喜交集歎？——好像一場春夢，現在恐怕她們要疑見弟弟是夢中之事，渴念所致的；我現在也疑見她們是夢中之事，渴念所致的。』

『我覺得你們無論是夢非夢都可喜可悲；悲的是求做這樣的夢而不可得的人啊！』

『Why?』

『……』

『非說明不可！』

不得已只得簡略的說一句：『我便是可悲的一個，人們有姊妹，我獨無。』

七日

### 三九 大關。

今天可記的事較重要的可分爲五件：(1)昨日所行的茂溝一帶氣候奇冷；今日到石灰窰一帶氣候炎熱。石灰窰與一碗水相近，所謂一碗水者，或以其地勢如一碗形得名，然據石灰窰土人云，其地由山肚中常吐出一股細水，蓄於一如碗之石凹中，無論何時皆滿而不溢。總之石灰窰及一碗水皆位置於環山之中，故天氣炎熱。(3)今日所歷之地，如將到出水洞的山中，峭壁高聳，樹陰翳日，而山路由壁底紆迴而下，若休憩崖下，仰看崖巔，帽欲墜而神欲飛，此偉大嶙峋的懸崖，爲平生第一次僅見。羅漢林對山有瀑布，這季水雖小，可是淙淙地成幾丈長懸着，亦爲平生第一次僅見。出水洞即有五馬海來的河流，至五寨後而伏爲暗流，於此地又發現，水勢滔滔，由山肚湧出，也是平生第一次僅見。(3)會着由昭通上成都的華西大學學生唐富澤君，問了許多關於成喜的情形，並問他旅蜀同鄉相互的感情。唐君爲人謙和，惜乎我們爲行李所累，不能明日便同他一路趕站走。(4)我



們從明日起，三人想一種組織把銀錢合起來使用，本來我三個思想感情都很溝通，勝似兄弟，不過銀錢上又加上有點組織，越發使我們不致稍生意見，互相羈束。組織的方法，三日輪流一次，每次每人出洋一元，拿一個人名之曰「督辦」，督辦伙食雜費事宜，拿一個人名之曰「會辦」，會辦督辦所督辦之事宜，拿一個人名之曰「閒玩」，一切銀錢的事用不着他經心，喫現成飲食，只是負有看管行李的責任，若有遺失，唯閒玩者是問。上次期滿，督辦便將賬目公布出來，餘銀移交下次，退爲閒玩，其缺以會辦充之，會辦之缺又以上次閒玩充之，此組織自明日實行。第一次健秋當督辦，厚甫當會辦，我當閒玩。(5)挑我同厚甫行李的挑夫老周自離昭通後，便聲聲怨挑子太重，一路不堪其擾，今天從出水洞出來，便鬼鬼祟祟的有一個人尾着他。我同厚甫都十分詫異，後來他無論如何說挑不起，將挑子分給尾着的人一半挑，我倆也只好從他，但十分留意。到大關，老周竟想把挑子完全讓給那人繼續挑。在昭通時議挑價由昭通至叙府五元，每日合錢四角四先許，今他才挑了三天，便用去一元八角，若他便從此不去，我們便要喫四角八仙的虧；而那人又不肯照

原價繼續他挑，因此吵鬧了好一會，夜深尙無結果。

八日

#### 四〇 「超等挑夫」

一早老周便跑了，行李擔只好順從昨日那人要的價讓他挑，那人姓楊，名有珍，昭通所樂尊了家村人，年二十左右，面容消沉，似有隱憂不可告人者。他自己說：「他幼小還是讀書，後來因家事不好改行，現要到鹽津縣某親處謀事，得順便同我們讀書人挑擔子，他是很高興的。」他很懊惱他之失學，又婉顏向我們求教；我們探他的思想和志向，都還像個誠意求學的人。我們隨時教了他些普通常識，他天資都還不錯，能體會，能了解，他高興時還會唱幾句零星散碎的詩，還認得李白杜甫是盛唐時中國有名詩人。他又和我們議論很多事物，見解都不類平常挑夫，因此，我們稱他叫做「超等挑夫」，凡事另眼看待。

#### 四一 手把崖

我們今天的山路完全是沿着河流而行，手把崖是一個臨河崖子的名字，其地有一「路房」〔於大路上蓋有行人可以通行如甬道樣的房子〕人家，木柱上貼着一張小紙，上書：「某氏不孝翁姑，私逃至此，與某大媽同住，某日，天降災譴，被山石擊死，不孝翁姑者可以鑒矣！某山道人書。」我見了這段話，又觀察屋頂，果見草蓬上有桌大一個用新草補的洞，屋樑也是新換的，路邊有新土填坑的痕跡，我猛然想起臨行時某親相囑，在鹽津縣一帶，若聞山石隆隆在響，可急緊貼崖邊；今天果然見石頭打死人的真蹟，假如某氏也緊貼崖邊，看餘跡當不致於被打死。

#### 四二 這幾日所覺的。

由手把崖到黃果溪，過了一座像江底樣略短點的鐵橋。

從昭通起，這幾日我覺得所經過的地方不像昭通以上那樣苦寒，所眺覽的山水不像昭通以上那樣荒涼；人民口音漸變為川音；所宿店子盡都潔淨，不像昭通以上那樣凋

敵店價漸廉，因生活漸低；所有民房，牆壁多用竹編，敷以薄泥石灰，僅厚數寸，撼之振振欲倒。我又覺得，昭通以後，我們三人的精神都不像昭通以前那樣煩悶。

九日

### 四三 怡然欣然。

雲台山在河邊崖上，形極險要。路由崖邊石坎折而下，崖水滴滴，盡爲之濕。於此地遇同我們一路離昆明先到鹽津縣轉回來的馬馱，狹路相逢。宕多時才讓過。

在層疊的草野山溪上，怡然飛舞着無數翩翩彩蝶。被人驚散，亂竄於草間溪前。自然界的美妙，不是旅行，那裏能享受萬一呢？

健秋自從五馬海被引起笑柄，一路上我們遂加他個徽號叫「師爺」，人們也相信不疑。我們走路最有趣，因爲我性急，走得快，又愛打先鋒，所以每天行路總是我上前開路；健秋坐着滑杆，帶着挑夫鎮中，厚甫性慢，走得慢，拿了壓後。用意倒沒有什麼，是自自然然走成這樣，但還是有些好處：如前後發生危險，則可退後或上前報信；中間發生危險，則前

後可以尋救，而轎夫挑子在中。知道前後有人也難作怪。我既天天上前，逢着歧路，問明便  
在崖上或路上畫幾個大字告知後面，每逢較險不敢上前的地方，等齊後面的他們一齊  
通過，若高興起來，便欣然一氣走抵目的地。今天我到吉黑鋪纔不過午後一時許，在茶肆  
中直待至午後四時許，健秋厚甫纔陸續而來。

#### 四四 豆沙關。

超等挑夫不知怎的一早不見了，據昨日在他後面的厚甫說，或許是爲嫌擔子重工  
錢少的關係。健秋滑杆在午前六時便出發；我同厚甫會團保，街前街後跑了好多轉，費了  
好大力，總找不出一個挑夫，直到九時，才高價僱着兩個背有半背藥材的「背子」（有輕  
便木架，掛於肩上，木架上可放重物，背的人，手恆持了字木棒一，棒端有鐵錐，以作休息時  
支持重物之用）把行李勻做兩半搭上背起。背夫走得最慢，平均走一百步便要憩一氣，  
上山則四五十步便憩一氣，憩一氣要二三分鐘。我們起身既遲，背子又慢，故日將落而未

抵豆沙關。

豆沙關，無怪爲滇東門戶，靠東有幾百丈高的削壁，壁下一條湍洋大河；西邊又是幾百丈高的削壁，僅有一條上山大路，路頂扼要處便是關口，築有很堅固的一座石樓，樓上只消置一架大礮，管叫你雖有千軍萬馬，插翅也飛不過。

今早健秋的轎夫告訴我們，豆沙關石壁上有許多奇異物件。我們上關口時，日已西墜，背夫又慢，我和厚甫多時便注意對面東崖上，總沒有發現一點可怪之物，二人乃打量一氣扒到關口，等背夫並詢他們怪物所在，遂朝關口努力扒上去。距關口不遠，路在崖邊黑樹翁翳裏有古廟古坊，由廟及坊的那一邊有一條小路通到大路，我倆時時停步站在來路（卽上山大路）上遠遠下望背夫，初沒有注意小路，我倆個扒疲了坐在石坎上，將手裏拿着的手杖敲地作戲，厚甫忽然低聲喚我：「你看！」我擡起眼睛一望，見將要達大路的小路上，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兩個十四五歲的女子，一個抱着玉麥桿十二三歲的男孩。她們不進不退的站着，皆呈驚惶狀態，小孩與老婦似乎在打主意，時而把銳懼的眼

光向我倆一蹀即回；至於兩個女子，則似乎嚇得頭都不敢擡。我想這才有趣，便向厚甫道：『她們莫非怕我兩個？』厚甫答：『當然，你看此地還有第三個人嗎？天將黑了，加以有兩個女子，縱然是清平世界，也須要防浪子，何況而今遍地皆匪，何況我兩個年紀輕，服飾不同，手裏拿着棍棒呢！』兩人乃動身再上，將到關口，不得不又回頭等背夫，看先前的幾個人，雖也動了幾步，乍見我們回頭又停住了，越張皇失措，老婦拉着她們急向廟坊裏避去，時而見崖邊露出一個小頭，一探即縮。我兩個索性過了關口，看見有好幾個挑擔子的在關外休憩，我上前問他們崖上怪物的所在，他們將手一指，說道：『那不是棺材？那不是金雞？』順着他們手指向東崖看去，便見許多新的，舊的，破碎的，完全的木棺放置在離湍流幾十丈高的一個裂縫中，斷非平常人力所能安放；所謂金雞，則不過是崖上一個形像相似白雄雞的白點。出關後又十多分鐘，天漸黑了，背夫纔到，跟着背夫出關來的，還有一個小頭，但一探即縮。天快黑了，我們走了，鳥兒們也都歸巢了；却不見四個人出關來，是誰的罪惡，造成女子這般可憐？

十一日

#### 四五 誘惑與逢迎

梨山也是本省迤東很有名的大山，山路大半石板砌成，灣轉於叢林間。瞎麻溪在山腰，梨山頂在山頂。

一個年輕婦人，衣飾整潔，也和着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子扒山，雖見她們常常憩氣，但也能和我們一齊到山頂。於此便引起我兩種感想：一種是，昭通以前，爲什麼不見婦女步行作旅人呢？因爲昭通以前盜匪猖獗，可見盜匪猖獗，實在是昭通以前各地交通文化滯塞的最大原因；盜匪一日不盡，民一日不聊生，各地一日不能進化。又一種是，中國數千年來，男權專制，剝奪女子人權，用種種喫人的禮教和美麗的誘惑，摧殘女子精神與身體，不知坑殺了多少有用女子，犧牲了國家多少強健國民；而女子也是甘爲男子玩弄品，無法抵抗爲男子玩弄品。譬如天生一雙有用的腳，務必以裹小爲美麗，以美麗逢迎男子歡心。天生我們一具身體，一具完善的身體，各部有各部的本能，各部有各部的發展。女子的足



不練，與男子沒有什麼分別，一經纏後，遂消失其本能，妨害其發展，結果影響於別部的具足發展，而全體孱弱，精神萎靡。爲美麗而使精神身體受其害，則何美麗之足言。並且，我承認自尊自愛的美麗最可貴，媚人的美麗最卑穢，天然的美麗最有價值，人工彫的斷美麗總有缺陷。本省風氣遲開於沿海各省，幸這幾年民間已多覺悟，加以政府強迫，天足纔日漸加多，居然有名的大山，也發現天足女子成績。

#### 四六 鹽津縣。

鹽津縣依山臨水，景致頗佳，河岸建屋，以木柱支之，河西山彎內民房不多。由河西沿岸折而南，過鐵橋（此橋較江底黃果溪二橋長），抵鹽津縣正街，街甚長，買賣頗盛，闊大建築亦有，人民殷富。河裏停船，足徵鹽津以下真可通舟。我們抵店後，距兩點多鐘背子纔到。今日街上某廟中唱戲，人擁擠。晚飯後，厚甫認識的四五個朋友來會，又送了我們一份禮，替我們又僱了個姓李的背夫，將兩個背子底東西，捆作一背子。厚甫朋友中有一位姓

鄧的是我法政學校校長的親姪。我們談到夜深始散。

十二日

#### 四七 危崖與險灘。

難怪人說雲南四川有天險相隔，馬匹不能過界，只有人和背子可以通行。像今天這樣高危的懸崖狹路，就是伶俐如人也就心不淺，四足笨物怎能通過？何況還馱着重物呢？崖路不僅懸狹，石頭還容易滑倒人，假如人不幸滑了下去，便一落幾十丈地到河裏；而且河裏的水是十分凶猛的。

河的那面，也是還比這面高的懸崖。林家溪附近，在那面崖上又發現一個崖縫中停着較豆沙關還多的棺木，我對於崖中置棺這事，總不了解何時何人有此神妙工夫；凡物不能自無而有，或係古代所置於山肚者，後來地層崩塌成崖，故將棺木露出。

陰默的山谷，又無他人同路，我們的高聲，竟響亮確切的似有人答覆；這自然是聲浪進行谷內觸崖的反應作用，不過很有趣。

凶猛的河水，流到有名的險處——灘口——轉一個灣，分成兩股朝中會衝。上水的大船，需二三十人，挽幾十丈長的竹繩，遠遠拖之逆水而行。拖船的人，齊吼着奮勇的高腔，在沙灘上用力朝前拖。拖到緊急時，無不弓腰與地成三四十度的角度慢掙，隨着船上的號令在左右。至於船上，有一個人，在船頭持竿喊號令，有一個人，在船尾掌舵。船不是從兩股水之會衝處直上，初時也不單向一股而行；忽向此股，忽擺向那股，時左時右，經十多分鐘後，纔上了灘口單朝一股而去。何以船不朝兩股水會衝處或始終單向一股直上呢？這是船家由經驗得來的的方法，與物理學速率合并，凡合力必大於分力之原理相符。

#### 四八 月到中秋，分外團圓

月到中秋，分外團圓——我同厚甫賭嘴，今晚作弄多愁多病的健秋，能挑起他唏噓落淚的算一等脚色，能挑起他愁悶寡歡的算二等脚色。

方老板娘，真是我素來沒有見過的一個婦人，其口齒之流利，態度之誠厚，手段之狡

講，皆非尋常婦人可比。我們纔到她的店，她便各方面奔忙招呼，無不有需必給。

方老板娘，最小的一個女兒，站在我面前呆呆望我洗臉，我要嚇她生趣，滿臉故意塗很多肥皂白沫，擡起頭向她瞋目張齒，她見了驚惶失措，叫『媽……』旁邊的人都大笑，她大哭起來了，方老板娘拉她入懷解慰，她兄弟也上前解慰，可是她越解慰越哭得利害。方老板娘懷中還抱着一個纔生下不幾月的小孩，她無奶給他喫。用牛乳和水喂他；她說他是前幾天她死掉的胞妹遺囑她撫養的。

方老板是一個無作用的呆盲人；大兒子差不多有我的歲數，是一個獨眼傻子；大姑娘有十一二歲；二姑娘有八九歲；嚇哭的最小姑娘有四五歲。他家共有兩個大人，五個小孩；節到中秋，分外團圓。

方老板娘喫完了飯，她無論如何要叫我們開頓飯，我們堅持不肯。她乘我一個人，在廚中時，走近悄聲說：『錢又費不着你的，橫豎該師爺出，你何必這樣分外忠心——是了，現在將就你的話，變通辦法，除了師爺非喫頓飯不可外，準你兩個喫低格頓飯，——所謂

低格頓飯，還是開頓飯，不過比師爺的少出半角錢，每人出角半就是了，——你們手下人非常喫得，出角半錢怕還要使我們貼本呢！』我說：『不行，師爺還不是同我們一樣的人，爲什麼要他多出呢？——總之我們都不喫頓飯，我們喫多少飯，開你多少錢。至於說我們手下人喫得，你還不知道師爺的本領；你既知道我們喫得怕貼本，何苦反逼我們喫頓飯？她真滑利，聽了我的話不再分辨，却笑容問我要喫些什麼菜，並指着她家煮着的幾種肉，誇這樣味好，那樣湯清，若果我們要，價值格外克己。今天督辦是厚甫，我即把厚甫喊來試嘗試嘗口味，都叫她拿盤給我們。』

菜弄齊了，我們都在桌邊坐下，只是飯沒有擺。方老板娘用一樣大的三個小盃（開頓飯盃的是小的）添一樣的飯給我們。我們不答應她，她婉顏笑靨的說：『師爺一帆風順，昇官發財，昇官發財的師爺，何必計較區區小錢？』這句話引得我們三個都大笑，終於軟了下來。

方老板娘爲人真有趣，尤會奉承師爺，她的滑稽談諧話，使我們幾次噴飯捧腹，厚甫

愈笑不可仰。這樣一來，胃口莫明其妙的闊大，飯莫明其妙的鮮甜。健秋的飯量，病好後也及得我和厚甫，方老板娘說越有趣，我們越喫越起勁；我們每盤飯都是她親手添的，後來飯子漸漸添空，她的面色和言語也隨着漸漸變了，直至飯子喫空，她乃大大喫驚起來。我們故意還要再喫，她猶強自歡笑的到隔壁借幾盤來，或許要說：『早知這樣喫得，何苦費若干心口強他們開頓飯！』我也默答道：『我就說，你既知道我們喫得怕貼本，何苦反逼我們喫頓飯？你不聽！』

但健秋今晚的飯量還沒有足，因為在笑談中我故意挑他道：『我們假若在家的今天，那裏像現在這般冷靜淒涼！尤其健秋不來，今年新婚的中秋，分外團圓咧！』健秋聽了，馬上面掛愁容，雖有方老板娘那樣湊趣，總索然寡歡，勉強把手中的一盤飯喫完，便獨自竄入被裏做他的好夢，或許也唏噓落淚了罷。

幾年前的我，是很歪的，下村子去看祖母時，村中的小兄弟們，都戴我爲皇帝，因爲我能跑馬，我能把石子拋得遠，我能爬大樹，我能洒水，我能唱

1 2 3 4 5 6 7, 我能讀 a b

c d e f g ……我能畫大頭人，我能講故事，我能溫存他們，我能打哭他們。現在回想起當時景象來，宛現目前，光陰荏苒，根根鬚鬚出矣……然今夜的事，却有幾分像往昔。

深溪坪的小男女們，照本地風俗，今夜都出街來耍香寶——用一根細竹棍，頂上穿一個頭大的木柑，周身用柱香插滿，——但小孩們先前插的香總不整齊，方老板娘介紹我和厚甫同他們插，插了一兩個果然好看，於是街頭街尾的小男女們，都爭着攏來請我倆插。後來通通插好了；我爬在對面矮牆上，指導着他們排起隊來，獨眼的方大僂子做排头，喊：『一，二，三！』一齊耍起來，從街頭耍到街尾，從街尾耍到街頭，煞是好看。

正在全街呼號，驚動了東山上藏在雲裏應接不暇的月姥，她微微撥開雲幕，露出半個分外團圓的白臉來偷看一眼，又笑吟吟地慢慢地藏進去。

十三日

#### 四九 到灘頭。

普洱渡係正站，昨日因健秋轎夫厭行，以過中秋為辭而宿深溪坪。普洱渡實較深溪

坪熱鬧，東山懸崖上有凌雲高閣，建築險傲，朝日臨照，景致愈見佳妙。我們仰眺多時，始行。

頭大的大木柑，黃生生地結在高樹上，也有綠臉的，但都十分可愛。厚甫和我想，顏色既這般可愛，摘下來一定好喫；我們打量摘幾個下來嘗嘗，設法到近地一間屋前小孩跟前要一根長竹竿，打下幾個來，（我們一路像這樣的事實很多，鮮果實喫了不少）送小孩一個不要，給他錢也不要。我倆每人抱着一大個走了幾里，到一間路房裏，即借刀來以先嘗爲快，其味却酸澀無比，『金玉其外，未必甘美其中』擲下河裏，讓流水漂浮而去。

灘頭亦臨河，過如江底黃果溪鹽津縣之鐵橋一。

十四日

### 五〇 入蜀第一日。

滇蜀分界處爲距灘頭十五里之三仙橋。其地有溝一，由山頂直下，溝旁有大小石碑數塊，皆刻與三仙橋有關係的文字，溝上有長方石砌成的石橋一，卽三仙橋。橋南爲滇境，橋北爲蜀境。



新場不過距離頭二十里，而房屋建築的式樣，築道的砌法，却與灘頭略異，氣象亦不相同。

背夫太慢，自登燕子坡折下來，路已平坦，健秋先抵捧印村，我和厚甫後到，到後在村口待一小時許，背夫纔到。

由昆明到成都，爲明白起見，我想把全路暫分成四段：第一段是由昆明城至昭通城，第二段是由昭通城至三仙橋（以上滇境，現已走過），第三段擬爲由三仙橋至叙府城，第四段擬爲由叙府城至成都城（把叙府城拿來分三段四段的原因是：聽說叙府爲四川南方門戶，叙府以下，至成都有東南兩路，東路是朝自流井，資中等地達成，南路是朝嘉定，眉山等地達成，現在我們還沒有決定走那路，所以擬把叙府以上分作一段，叙府以下分作另一段。今天入第三段的第一天，據我全日觀察所得，今天經過情形與第一第二兩段都有不同之處。又據健秋轎夫言，由三仙橋至橫江（橫江以下則渡長江直達叙府城），所有的路都與今天彷彿。所以我舉出今天經過情形與第一段第二段不同

之處，可以說是第三段路（除水路外）與第一段第二段不同之處。

今天經過情形與第一段第二段不同之處為：

（1）地形。前兩段所經過的地形，除抵昭通城及離昭通城兩站路稍平坦外，不是高山峻嶺，便是懸崖幽谷。今天經過的路，燕子坡雖然也陡拔，但比起前兩段的坡來却不算什麼。燕子坡以後，則一片童山低阜，如無數巨墳，遍山遍阜皆已開墾，栽植無數樹木，路平坦且蜿蜒於山阜樹木中，景致如畫。

（2）農產。遍山遍阜皆已開墾，中以稻田最多，近已行將收穫；此外則種甘蔗，棉花，落花生。甘蔗已粗大，棉花已放苞，落花生已可食。所栽植之無數樹木，如結滿桐子的桐樹，千百成蓬的竹子，凌雲的扁柏，古傲的杉松，巨扇的棕樹，結實的靠松。以上農產皆為前兩段少有或絕無。

（3）人民生活。因農產豐富，故人民生活易，貨價低。殷富者多，貧困者少。又四川人口較多，山頂山谷亦有住家，村寨距離近，路旁人家多以賣食物營生；以上所述，皆非前兩段

人民所及。

由上感到雲南之所以貧苦，原因固然複雜，而地理的困塞枯荒實爲最大原因。我嘗說要把雲南將來弄富足，根本上一方面應化兵爲工，一方面應提倡實業。開墾枯荒一事，實在是提倡實業中最緊要最重大的一件。

十五日

### 五一 果與昨日彷彿。

今日所經過情形，果與昨日彷彿，且山水尤清雅，農產尤豐富，人民生活尤殷實，村寨尤多。

惜一早微雨，薄霧如靄，俯首注意路滑，舉目難辨遠地，景雖佳，眼無福也。九時許霧始散，然雨仍不停，跣足持傘，備極苦厄，經若干村寨，見若干小土地廟，「南無阿彌陀佛」碑（碑多立廟附近，廟大小不一，皆以石砌成，最大者有一丈多高，最小者有僅高尺餘，廟內皆塑有坐着的老兩夫婦，有些旁邊還侍候有人），過若干石橋（皆用石磚石板修成，狀甚

堅固，橋旁立石碑，上刊修該橋的碑文及修該橋捐款的人名數目。遇若干熱鬧事（所謂熱鬧事，在塵市並不足奇，可是在我們素行險寂荒涼的高山深谷的人眼光中看來，塵市平常的事，當然覺得熱鬧。今天所遇熱鬧的事，如於黃葛堡附近泥滑山路中，連路遇着許多內有坐着新衣服的婦女的轎子，狀似做客去的；不久又遇許多擡新朱漆描金的箱桌，櫃，椅等木器的滑杆；谷側那面山上，遠遠有喇叭鑼鼓聲漸漸響亮近來，露出山巒，却是一班吹手導前，後面跟着紅色轎一乘，綠色轎一乘，及普通小轎六乘，都慢慢插上我們來路而去。）

## 五二 真濃的愛。

『我的最親愛的人……吾愛……吾愛……吾愛，共這張紙，有真濃的愛給你！這是健秋'sweet heart 臨別給他信上的話，雖然健秋兀自歉歎地歎求學與愛情不兩立，可是葡萄般的甜味，誰不引得饑涎欲滴。』

五三 真濃的愛。

痴——

(一)

嬌羞裏

愛神弄開了小心；

這種人類的當然，

不知是幸嗎不幸？

(二)

又輕輕鑰上美妙安琪兒的情影，

翩翩地，嫋娜地，娉婷地；

這種遭遇，

更不知是幸嗎不幸？

(三)

愛是鮮花啊！

含苞嬌羞，

怒放情熱，

繚倒痴夢，

沉醉光色。

失：——

(二)

終於愛神又諷笑着說：『離！』

把她從熱懷裏冷拉出去；

我哭了！

雖說也不知是幸嗎不幸，——

既開我心，

既鑄我心，

爲何又把我心擊得粉碎？

(二)

愛是鮮花啊！

長在遠闊祕麗的園裏；

我看一眼，

她便垂頭喪氣！

我誇一句，

園丁便肇疑防備！

我得一朵，

立刻枯萎死去！

怨——！

(一)

我咀咒愛神了！

『你究竟是什麼一個鬼祟？』

流盡多情人眼淚，

犧牲痴人心血，

你還要嘲弄他們說：

『這是你給他們的獎品！』

(二)

情網是自入的，

春繭是自束的；



到而今一縷縷浮蕩情絲，

成這般惆悵冷靜！

愛並不是葡萄般甜，

是楊梅般酸的嘍！

(11)

愛是鮮花啊！

對美麗姑娘們作媚裝醉，

對我却冷豔屏絕！

對美麗姑娘們求賞乞憐，

對我却傲志潔節！

對美麗姑娘們恩愛柔順，

對我却勢利刁黠！

愛並不是雨露般灑，

是亂箭般射的嘍！

悟：——

(一)

愛是鮮花啊！——

——是偉大的，正潔的；

她籠罩世界一切，

放出燦爛赫耀的光輝；

她種在世界一切心底，

無偏，無異，無塵，無僞，

——痴情的是自己沉醉！

——失戀的是自己緣虧！

——哀怨的是自己昏憤！

同是一朵鮮花

豈有對我和美麗的姑娘們是兩樣呢！

(二)

愛是鮮花啊！

——是高尙的，神祕的：

她超越世界一切，

操縱形形色色的生命；

她比世界一切神祕，

勿狂，勿妄，勿思，勿議，

——痴情的是自己沉醉！

——失戀的是自己緣虧！

——哀怨的是自己昏憤！

同是一朵鮮花

不論我和美麗的姑娘們：

『真濃的愛，只有真濃的愛者承受！』

#### 五四 長江之水。

入川境沿江西進，

遙首故鄉，

一天天情疎景異！

長江之水啊，

我的『愛』你帶回去吧！

只是長江之水，

十六日

滔滔流向海裏。

五五 一帆風順。

橫江靠西，便是汪洋的大河——此河發源於八仙海，（見三七段所述）至大關而名爲大關河，今將與長江橫合，橫江之得名，卽由此河。臨河人家，皆參差以柱支屋。一片沙灘，灘旁停許多大帆船，帆桅林立。船至叙府者，每日照例只開兩隻。我們上了一隻今日要開的船，等了好一會，看看鴉片煙箱等已把船艙裝滿，人也坐多，禁煙處便派人來檢查禁煙稅票和乘客行李。健秋的箱子放在我的箱子底下，檢查者看見我箱內只裝有菜盒與書籍，便推及健秋箱子，不查而去。檢查後，船架帆順流北行，下水船最快。水手費力亦少，比不得上水船要水手費多大力量慢慢的拉。

到了安邊，船停止了。出船面一看，安邊是在沙灘上面不高的一個村寨，房屋倒塌者甚多，據說這是今年金河（長江上流名）水漲衝倒的。我舉目從安邊右旁看過去，自幼

讀教科書時便知道的中國第一流域，不料今天晤面了！他是何等英勇浩瀚，澎澎湃湃向東衝來，與大關河會合處，擊成無數漩渦，又浩浩蕩蕩向東奔去。

安邊禁煙處又有人來檢查！這一次的檢查，看着是無樣不打開的，厚甫慌了，他說：

「這一關一定躲不過！」檢查者到我們面前看了我們打開的行李後，先叫打開我的箱子看，我打開了讓他檢查，轉身捆紮散亂的行李，忽聽他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我急轉眼朝他手指着的紙包看去，這紙包不知怎的放在我裝有三四塊黑大頭菜（昆明有名土產）的盒裏，紙破處露出黑色物質來，我發怔不能答，心替厚甫亂跳，健秋却不慌不忙的撕開一塊紙說：「還不是一樣的黑大頭菜！」他無言走開，而健秋的箱子又放過。（紙包是健秋放入的。）

一帆風順，許多野山村樹旋轉向後去了。厚甫向旁邊一個乘客道：「這裏離叙府還有好遠？還有檢查煙的沒有？」那人道：「還有三四十里呢，柏樹溪還要查煙一次。」厚甫低頭不語，健秋亦無語，我向厚甫道：「諒也無妨！鹽津縣，灘頭，橫江，安邊，等要卡都過了！」

「只是你先前何苦省稅錢？」厚甫嘆道：「早知如此，我不帶他！」健秋道：「爲的是學費，有什麼法呢？」——縱然發現，承認罰金就是了。」

柏樹溪的檢查人照樣拿着查煙鐵杖走過來，看完行李，問我們：「這兩口箱子裝什麼東西？」厚甫答道：「都是裝些書籍紙張之類。」檢查人說：「打開！」我拿出我的鑰匙且開箱且說：「你若不信，我便打開一個給你看看……這是菜盒……是不是盡是些書籍……那一個箱子還是一樣！」他抱起那個箱子提一提，走了。

離柏樹溪不遠，見木板輪船數隻，轉過山嘴，則叙府宛現目前，房屋比櫛，人煙稠密，長江向東而去，岷江由北會合前來，水勢愈壯。東山上有寶塔一，斜陽夕照，與城色水光相映，景緻極佳。船抵岸，乘客紛紛上岸，挑夫爭荷什物。入南門，街市已形擁擠。初時走錯了路，後厚甫尋其友朱瑞吉君同來，領導我們住於新勝旅館內，朱君坐談移時便去，且云傍晚再來。晚餐後，健秋同我到較熱鬧的街市上走了一轉，我獨自一個人又想出來尋點樂趣。電影價太貴，終於出六百錢去看高腔戲，彷彿很無意識的吼得怪炸耳朵。

十七日

五六 在叙府。

叙府工商業較以前所經各地爲盛，因其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南交雲南，東通重慶，下江各省，北連成都。我們一早出街遊逛，隨便買幾樣什物帶轉回店。又重新去會厚甫的兩家同鄉：一家是昭通第二中學校長的族中開德，生厚的姜二先生。姜二先生指導我們去成都的路線——一爲東大路，由自流井資中一帶達成都，一爲南大路，由嘉定眉山一帶達成都。——並云這一向南大路比較清淨，我們遂決定走南大路。一家是纔從昭通來叙府未久的張老先生家，張老先生父子對我們很熱情的料理，明日出發的一切，替僱一個挑夫，周旋多時始去。

當我們會姜先生後，走出一條小巷來，猛地迎面來了一長毛人，我們正詫異時，他却捧笑着問道：『先生們幾時到的？』健秋厭惡極了，一聲不作；我此時陡聯想及三民，深疑此人何以單獨至此，而露忿色而不之答，厚甫冷語道：『昨天——』此時我們已走遠，彷彿



那人還問：『那天走呢？』

健秋說：『此人大可疑，昭通被竊，當時我便猜到他，後來他又常常到店來接滑杆，經我嚴正的拒絕，並斥其以後不準來店，雲川通纔沒有他的足跡。不料昭通後，今天又在此遇見了他——他怎樣會來呢？』我們再回頭看那人時，已轉了拐，健秋接着又道：『他來，或許便是來賣三芪，不然何以穿着不像從前襤褸的衣服？姑無論他是不是與昭通失竊有關，總之這類長毛不理他爲是。』

夜，朱吉瑞君又來約至食店餞行。

十八日

## 五七 煙鬼老鄧

挑夫糾纏，離叙府已將及十點鐘，從山崖懸路，緩慢而行，我們都說：『今遭遇着老鄧（挑夫名），才是我們的磨劫，比老周（見三九段）還討厭多了！』他橫豎嫌挑子重，若非是憑人情僱來，行期迫急，交過定錢，早就讓他滾蛋。現在，我們只好忍氣依他的要求，各在

挑子上量力抽幾斤什物下來捆成包袱背着。

不上二十里，他進一間茅屋裏抽煙，半點多鐘還不出來，我們催促冒了火……『該死，該死，壯年便陷大癮鴉片，鴉片害人真不淺！』

我們的計劃——依挑夫的「攪頭」說——擬八日即到成都：第一日由叙府至王場，行一百一十里；第二日由王場至月波，行一百一十里；第三日由月波至隆興場，行一百里；第四日由隆興場至嘉定，行一百里；第五日由嘉定至青神，行九十里；第六日由青神至眉山，行六十里；第七日由眉山至鄧公場，行一百里；第八日由鄧公場至成都，行一百零五里，路既分配得均勻，所宿盡是要地。殊不料事實上大不然，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應到王場，而日將落山，纔走到離敘府四十里的牛洗場：前途遙遠，像這樣要何日才到成都呢？

所宿爲一茶店，茶店中人多而嘈雜，除少數真正吃茶者外，大多數圍做一大團賭博。我本想擠入人團去見識見識這樣大場面，奈垢薰汗臭，咄咄逼人，且站前排者有不可入的抵抗性，你從他肩旁一動，惡言立加，所以始終未得寓目，只領略了些擾攘呼喝。

我們從廁所旁房舍另搬上樓上一間房舍去，用張廢床把能開合的樓板壓住，七通八洞，也設法阻好。

厚甫發起熱來，呻吟在榻，這病是今天得來的，怕是爲煙鬼（我們都稱老鄧叫「煙鬼」）動了肝火吧？健秋守着牠。我因爲在橫江那夜多貪喫了幾塊麻子雞。（外路人喫了生瘡的雞）近日兩腿發現紅斑，到櫃上買點華德閣疥瘡油。同一個姓羅的人攀談起來，我順便問他此後一路的情形，他說：『叙府到成都這一路，還是要小心，聽說江口一帶，還紮着若干匪蓬。此去無什麼大山大嶺，皆沿岷江而行。成都我曾到過，貴省鹽津縣我也到過，兩路比較起來，到成都平坦得多了。嘉定以下，越發無山可云；不過江水蜿蜒，要渡十幾次船，沿途場子甚多，人煙不少。商業以嘉定爲最盛，眉山次之，青神，犍爲，彭山又次之。農產以眉山嘉定附近爲豐富。五通橋，牛華溪產鹽。嘉定產絲綢，擅名。總之，一切都比到貴省鹽津縣一帶好！』由羅某這一席話，我得着旅程第三段（三仙橋至叙府）與第四段（叙府至成都）的簡略比較了。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比烟鬼老鄧還討厭的人！你看他語言無味而狡詐，舉動齷齪而粗懶，一副賊眉賊眼，不減長毛老段丰度，長得又矮又瘦，怎比超等挑夫，卑鄙實勝老周，穢惡遠過背夫，更加上糖煙三口——其實豈止三口——烏瘴滿面，黑牙臭口……厚甫說：『他是人類美的結晶，該拿去博物院陳列！』

烟鬼又來找我們說：『挑子還重，明兒挑不起！』經店主人秤得實重八十九斤；他又拿下六斤來逼我們分背。

十九日

## 五八 到王場。

江水迎面淌來，兩岸青山，已是晚秋光景，有些枯葉，已會隨着清風飄去，或是掛在枝頭搖曳，蔚藍的天，與淺藍遠山相連，與深藍遠水相接。深綠的樹，隱現幾處人家。羊腸路上，行人前來不絕（今日趕牛洗場）或擔食品，或牽小豬，老幼成隊，僂僂提攜。我乘興獨自大踏步，向灣轉的竹叢野村道上走去。

忽走入沙泥深澗谷中，愈進愈覺荒蕪難行，知是走錯了路，轉回正路時，健秋已追及，同折疊於衆山羣林中，越過一個小陡坡，又走數里，才到長甬道般似的高場。

在高場茶肆中，喫白了茶色，看厭了人打字牌，聽完了一個誠懇的鄉人叨叨告訴江口一帶危險的話，還杳無厚甫和煙鬼的影子。約莫等了兩點鐘，纔見厚甫煙鬼慢慢踱來，原因是煙鬼見厚甫隻身好欺，在路上幾次作難，甚至於放下挑子想逃。厚甫新病初愈，費了多少唇舌才把他弄到這裏。

煙鬼還說挑子重。他說至少有一百斤，務必叫我們再抽出十幾斤來分背，我們不答應，他便不走，慰他他也不走，罵他他更不走，經肆中人排解，不得已又屈從了他。

走過幾十里山田土壠，日已落，黃昏裏蹣跚於江崖亂石中，渡過湍流，由沙灘直上，到凋蔽冷落的王場。

一入店子，煙鬼便喊肩痛，申言明日不能再挑，在這樣荒小的場子裏，我們只能忍怒安慰他，他反乘勢提出第四次要挾，又暗地同店主商量，把店中一把軟秤借來，秤一秤挑

子重八十六斤（昨夜秤得八十九斤，當即減去六斤，今日又在高場減去十餘斤，尚剩八十六斤）硬取出六斤，交給我們。我們極嚴厲的拒絕，後來他自己誓不再求第五次，我們只得又忍受着。三個人的包裹合起來一秤，全重二十九斤，然後又量力分做三包，厚甫胖強，背十二斤，健秋瘦弱，背六斤，我背十一斤。

床上無板，只有幾根粗樑木，蓋以草連，臭蟲成陣，被垢窒鼻，就是越王勾踐，怕也未必嘗過這種滋味，川境固比滇境好，但王場還不如功山籟頭坡。

二十日

### 五九 土仁丹鬚

煙鬼實在太不成形，又要煙掙够，又要挑得輕。出發時煙是飽了，擔子是輕了，剛才喫粽子時諄諄囑咐他的話，今到乾柏樹又無效，越發急煞了我們。幾次催促後，他纔癩癩地伸出煙洞來，從洞裏跟出一個四十來歲，泥色汗衣，土仁丹鬚的人來。土仁丹鬚向我們注目外，模胡同煙鬼講一講擡價，便擡起那大包黃色行李在先走了，煙鬼挑擔跟着，我們落

後。

渡過一次河以後，在鵝卵石與斑貓草間蹣跚，煙鬼厚甫照例落後；健秋在中；土仁丹翻走得飛，我跟得快，走到毛草深處，他故意把脚步放慢了些，柔聲問我道：

『先生們是雲南人？』

『不錯。』

『不遠千里而來，公幹何事？』他這樣問。下力人語此，必非等閒。

『到成都讀書。』

『哦哦！原來先生們是讀書人，可謂萍水相逢，失敬！失敬！』

他此語使我大大注意。

『說什麼失敬不失敬，我們讀書人，沒有什麼可敬，也沒有什麼可驚的。』我說這句話想封閉他的嘴。

『非也！邂逅異鄉……』他的話越說越奇，我很驚訝下力人能耍文，同時留神上下

打量他，而他的話却不十分留意；他的話繼續從似乎預備過的話匣子，喋喋盡量傾出，而且露出形跡：『……我雖墮落如此，然心不忘儒業……君子安貧，一簞食，一瓢飲……時作塗鴉之屏，鬻染翠之畫以糊口……今遇諸公，三生有緣，故願效犬馬以附驥尾……餓飯數日，借貸無門，想書屏作畫，奈沒有買紙張筆墨的錢何……祈垂鑒之！』

我想，大概也不過如是小竹槓。默允少數幫助，且問他道：

『聽你的話，似乎是讀過書的——你是那裏人爲什麼不繼續讀書？或是一件正當事業像這樣將來怎樣了呢？』

『我是川北人，幼時誠立志於詩書，差不多點便是秀才；嗣因家遭變故，遂流落於四方，今則書屏作畫——望先生救我！』

『我們幾千里負笈就學的苦寒人，老實說：於你愧無以助，助亦無多；我以爲像你這樣的人，不難找點正當職業做，何苦流蕩沉淪，俯首帖耳，以求人暫微之助，人生的路正遠呢，要喫飯，就要做工！』我誠懇地說。



『是的——』他暫緩片刻歎道：『沒飯喫，怎能做工？』

『這却不然，要做工，才能換飯喫！』

『猶之書屏作畫，無筆墨紙何以換飯喫？』

『噢——』他的話問得很有理，我幾無以對，『然筆墨紙的費用究竟有限，第一次賺得的錢又可買第二次用的；怕的是好喫懶做——我希望你尤要的是擇種正當職業，就是書屏作畫，也須認爲正當職業，而以終身全副精神爲之！』

『筆墨紙的用費雖少，但現在……』他剛說到這點，面前已爲河隔。渡過河去，便是泥溪場口，不多時等齊了健秋厚甫煙鬼，從山路走去，人物往來已漸複雜。原來泥溪今日正值趕場。我們大家走過場內小橋，到一家茶肆裏休息。我們今天要到月波，月波離此還有二十里，而煙鬼癡發，放下擔子便一溜烟去了。土仁丹鬚忽言肚痛，非加一半擡價不再行。

歇好一會，我們很着急的拿一個人去找煙鬼，偌大的場，那裏找得着鬼影呢？

士仁丹鬚得工錢後不走開，嘮叨求我們助他買筆墨紙，我給他筆墨紙錢還是不走，伏棹作假寐；忽然肆前走來一條大漢，好個瓢雞頭兒，巡逡欲前，士仁丹鬚驀地見了，高聲嚷道：『快來！這裏正找人放挑子呢！』瓢雞頭應聲而入，一屁股坐在士仁丹鬚旁邊，笑問：『我就挑起走吧？』我與厚甫同坐在他們對面檯上，方欲有言，乍見瓢雞頭話未說完，士仁丹鬚即以右肘輕輕止之，我見狀大駭，厚甫似未警覺。時健秋另在他棹怒聲叱道：『我們擔子有人挑，誰找人放？』厚甫也稜眼叱士仁丹鬚：『用不着你管事！士仁丹鬚緘默了！瓢雞頭搭趄離座，且走且說：『等一會再來商量！』健步向西而去。

士仁丹鬚仍然不動，仍然隱几假寐，茶肆中我們無趕走他的權力；而煙鬼還不來。我借故出來尋煙鬼，其實吊着形跡可疑的瓢雞頭的綫子。他急步走入一熱鬧古廟內；我遠遠跟着，纔走近廟門，迎頭便碰着瓢雞頭帶出一干奇形怪像，凶悍褻褻的人來，見我帶驚問道：『先生們要走了麼？』我避不及板臉答道：『關你什事！』他們倉卒分頭走了。

回茶肆來，士仁丹鬚依舊假寐着，煙鬼還是沒有轉來，健秋厚甫十分焦急，他倆焦急

的是趕路，都說：『日快要落了……』正說着，瓢鷄頭又站在肆外笑問道：『先生們還不走麼？』土仁丹鬚聞聲擡頭，瓢鷄頭即瞟他一眼。我見狀態自信所疑是實，健秋厚甫似未留意。我強自鎮靜地叱道：『快滾！再來捉將官去！』他笑着忙忙離開。土仁丹鬚又伏身假寐。我乘土仁丹鬚不留意，急拊健秋厚甫耳告以如此如此，健秋厚甫皆大震駭，張皇不語。

煙鬼慢慢地走來，我們痛罵他幾句，（土仁丹鬚又擡起頭來，叫他快快挑起走，還趕二十里路，煙鬼應着去理擔子。旁邊喫茶的有兩位年老的人，大不贊成我們這時還要走，阻我們道：『天晚了，憊在這裏爲是。』我們還是堅持着要走，煙鬼已把擔子挑起；土仁丹鬚也跟着老人們插言道：『這——這一路不清淨！』我們不睬他的話，隨着煙鬼出肆，他又站起來說一句近於良心的話：

『不送了，謝謝先生紙筆錢！這一路不清淨，遇險莫後悔！』

我們離茶肆即促着煙鬼快走，回頭看土仁丹鬚面上呈着惜惋與欣慰，而這時的煙

鬼能順我們的意旨走得飛快。不多時轉過街口。入於臨江甬道，遠見街末掛有「大川旅館」四字，急命煙鬼挑入，煙鬼欲言，我們齊叱止他：「勿多言！」

住於臨河幽邃的一間店房裏，告么師任何人不會，痛痛責罵煙鬼一頓，不準他出店。飯後，我料理行李；健秋厚甫即拿着公事去辦理請團兵明日保護的事。 二十一日

## 六〇 老蠶。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姓蠶的。

煙鬼一早喊肩痛，雖被團上派來的兩名團兵喝責，他還是古都着嘴去煙館中找來一個姓蠶的，把擔子放給他挑。

老蠶真有點蠶氣：肥耳闊口，濃眉大眼，體幹魁偉，言語爽直，走路十分驍捷，只見挑子閃動，腳板蹀躞。

過一座雕刻精緻的青石橋，沿江邊山坡路而行。所過江邊山坡路，迤邐於草野荒林

前，曲折陰險。

渡過江水支流，向沙灘草原前進。一片白色無際的斑毛草，高可蔽人，風聲過處，驚爲伏者驟起。

從鵝卵石灘上走到細砂石灘上。老蠶畢竟比別人走得快，團兵緊緊跟着，拖得我們氣喘，煙鬼落後。我們偶然問老蠶說：『看你挑着這擔子並不見得重，爲什麼老鄧橫豎喊重呢？』他爽直答道：『先生們那裏曉得，當挑夫的都是這樣，誰不攪時不嫌重，挑時喊重，輕的也喊重咧。』我們都稱贊老蠶真有點靈氣，既不像別的挑夫輕的喊重那樣討厭，並將內行話都老實宣布出來。

細雨綿綿，各人都打起雨傘，渡過小支流，到月波。

在月波招待團兵早餐，各送幾角的勞費。聞月波以上路險，只得又請團兵。（第一場團兵送至第二場，若繼續請團，則由第一場團兵持名片至第二場團房照會即來。）前行至江濱，江水蕩蕩湧來，團兵說：『此邊江岸山林本可通行，但此山林爲有名險地——小

郭家坟——與雲南大郭家坟（？）齊名；前幾天我們還上去剿匪呢！我們不必冒險，寧肯出幾文錢渡過江去，江那邊再走幾里沙灘路，再渡江，便到蘇柳場。我們依從他的話，渡過急流，走了十幾里沙灘路，便見蘇柳場宛在目前，遠看臨江房屋整齊，岸旁停舟大小十餘艘，高桅矮篷，自成佳景。

從叙府以上，逆岷江行，所遇上水船，皆用一根總竹繩，分出若干細竹繩，繫於無數水手肩上拉行。（水手之多寡，視船之大小而定。）水手們赤着下體，唱着高腔，用他『進！——進！——進！』的聲音和力量，戰勝逆水。

我們所乘渡江的小船，船頭船尾各有一人，船尾者撐篙，船頭者連鈎，（其實一根竹杆，篙鈎兼用，篙底鈎頭，皆以鐵爲之。）逆水朝崖石邊用力慢慢鼓上。撐篙者不停的用力撐着後面崖石上的小洞，連鈎者不停的用力鈎着前面反向的崖石上的小洞，（小洞甚多，高低不一，水漲水落均可行。）如此在一路小洞間一撐一鈎，約莫半點鐘，才撐到上有小亭樹林葱籠着的一駕高崖下面。高崖前江水甚勇，已不能前。高崖位置，已距離對岸蘇

柳場前三四百碼；撐船的到此撒手棄杆，忙拾起槳來蕩。船一離岸，即被大水沖下，而蕩槳者同時用全力，成四邊形對角線斜着渡過蘇柳場去，抵於蘇柳場下三四百碼沙灘邊。

在蘇柳場又換團兵。煙鬼抽煙未回，老蠶在泥溪本來同煙鬼講成六百錢挑到這裏，剛才得了煙鬼挑費，他乘煙鬼不在，笑着同我們商量，他說煙鬼不及他挑得起，慫恿我們把煙鬼的挑子以後放給他挑。省得在路上耽延時日，我們被其所動。煙鬼回來時便把老蠶的話提出向他商量，他堅持不肯，又議把我們的包袱合起行李來分作兩擔，各挑一擔，他還是不肯，遂作罷論。

我們一千人出蘇柳場向沙灘走去；老蠶失望，他說要同我們一路到么姑沱，跟着我們走了三四里。

老蠶站在道旁小便，我們在談話不知不覺中，偶回頭見他不知怎的，從來路急步轉回去，團兵高聲喊道：『狗×的站着！』他聞聲回頭恭恭站着，且說：『我不去么……』話猶未完，團兵喝問：『什麼？』他顫聲答道：『我——我——回去……』團兵又高聲警告

他道：『你龜兒子小心着，爺們回來收拾你！』說罷他轉身逃去；我們也轉身走，團兵向我們慎重道：『先生們不知道這一路不乾淨，濫人很多，稍一不慎，便墜術中——若是我們見龜兒子走，賞他娘幾下！』又轉口向煙鬼道：『你龜兒子再放挑子，也是該死！』煙鬼唯唯。

## 六一 逆水行舟（一）

小船附沙灘邊逆流而上。團兵叫我們盡匿船蓬中，且說：『前幾天這點纔出一件匪案，一窩匪從那面山——』手指着對岸黑林大山，『下來喚住一隻煙土的船，他們另從一隻小船跳上煙土船來，把煙土船上的人通通逐上山去，他們却輕輕巧巧駕起煙土船，箭射般向上流駛去；比及有人來我們團上報告，而……』剛說到這點，猛開黑林山上有入叫喊，我們都嚇得面面相覷，心跳身顫，團兵即裝上子彈，一個微微掀開草蓬向山上看，一個脫下軍帽爬出蓬外，撐船的老者說：『無事，這是毛家么兒喊我，大家纔恢復原狀。』



船到岔口，有兩流涵涵成直角會合，會合處激成螺旋，又匆匆向我們的來路東南方淌去。沿東北方來的水，特別涵湧，沿西北方來的水，比較緩和。我們要向北方去，被東北方急流所隔，不得不轉上東北，逆急流灘邊（灘邊水較緩）撐進。差不多撐上兩三里，乃撐入江心急流，撐船老者卽垂篙換槳，用盡平生氣力橫蕩，須臾，急流擲船於東北西北兩流會合螺旋中，船只見打轉，若不慎捲入勇波，則又向來路東南方沖去，前工盡棄，幸得老者費了若干工夫，纔蕩入西北緩流沙灘邊。但因用力太大，又陷船於砂石中，設許多法，才弄上北岸。

## 六二 逆水行舟（二）

行田壠草野間二十里，渡江到么姑沱，午餐後，換團兵，又起身向一片沙灘中走去。到河口，又爲江流所隔。河口有義渡，官船內坐滿了人，前面用兩個人肩上兜着竹繩拉，船中一個人操篙鈎，順着崖邊，載拉載鈎，載撐，緩緩上去。走到江水湍急，崖石崎嶇，崖路近處被

水蒙，遠處被伸出的石嘴阻擋的地方，撐篙人極力撐着右側一塊水中突起的礁石；兩個拉船的忙着磨過水路扒上遠處狹崖路。因水太湧，撐篙人獨力漸不能支，幸拉的人已接着力。船稍上前尺許，撐篙人纔鬆一鬆手。拉船的前面是一個十二三歲黃瘦的小孩，後面是一個五六十歲灰枯的老叟；兩個人赤條條活像爬行的蟲，小孩在前『吁——吁——』的掙，老叟在後掙出青筋，頭搖頭搖地跟着；股際都垂着黑皺的『小』——他們命運的徵象——垂頭喪氣地蠕動。

崩的一聲，前仰後仆，船嘩啦啦被水沖下；舉船的人着了慌，幫助撐篙人急撐住了後面右旁水中突起的礁石。看時原來是老叟的竹繩拉斷，故朝前仆，小孩一人氣力不支，朝後拉仰。老叟急下水，牽着竹繩頭，接起斷處，同小孩又第二次重做工作；兩個人赤條條地活像爬行的蟲，小孩仍在前『吁——吁——吁』的掙，老叟仍掙出青筋，頭搖頭搖地跟着，只是老叟的汗點，多孱着幾行水滴。

又崩的一聲，船又嘩啦啦被水沖下，老叟小孩這次却有了經驗，未曾仰仆，只是又慌

煞船上的人，齊聲咒罵『老鬼！笨物！』我們的心更着急，因為已耽延半點多鐘，時近黃昏，還有二十里路。不留意間水從船隙縫漫進船來，漫得很兇，鞋底爲濕，我解開包袱布阻住。老叟又磨過水，接起竹繩頭，船上人叫他接結實點，急噪的還不絕口的罵：『老鬼！笨物！』

曖曖，人人都有父母子女！

老叟小孩第三次工作成功了。他們伏着爬過石嘴，把船引到嘴口，跳上船來。船入急流，三人盡力用槳橫蕩，不久斜達河口。

### 六三 夜行（一）

出河口，天將黑，新換團兵預備有馬燈，從甘蔗林田坎行走。行五里，天全黑，團兵燃亮馬燈，在前引路。所行甘蔗地，舉目止見淩淩亂枝，和稜稜繁星，似乎是永遠走不盡的，走來走去，總走不出林。

除了六人足音，四面靜悄悄地。

好容易聽見前面幾聲吠犬，盤算所行也差不多有二十里，或者距犍爲已不遠。不久果然出了甘蔗林，心下暗喜；但走了好一陣，毫無動靜，狗吠聲轉在後面，越聽越遠了。問團兵要到犍爲了不？他們回道：『纔走出河口十里，還有十里路呢！』

大家不作聲響，悶悶地跟着燈光，又盤算走有十里，果然所行的漸爲石板小路，道旁盡是稻穀田，而且碰着行人，彷彿漸近房舍。果然，漸近房舍，但走到房舍前，却不走房舍路，一轉灣從左方斜刺裏走去。

反又走入甘蔗林中，真焦悶死人！怪討厭的甘蔗林，以前白天間所走過的，不見有今夜多。

可是不久，見有火把忽隱忽現地移動前來，詢持火把的人，則係從犍爲趕場歸來。接着三三兩兩的火把漸多，燈光和人聲喧囂已繁。又不久，才進真正的犍爲城。

二十二日

#### 六四 鹽井。

過磨子場後，我一個人先走十幾里路，從山谷幽林繞道出來。不久見道旁有木架二，高三四丈，成四方梯形，（但每臺梯形中間，多一×形木×）中有圓軸一，高出架上。木架旁有房屋。木架與房屋用竹籬圍繞。我眼一觸木架，便聯想起教科書上的石油井，又想起人說四川產鹽：這兩個木架，不是石油井，必是鹽井無疑。忙走到竹籬旁，由籬隙中看進去，見木架中之軸，爲空心圓筒，筒中貫以長竿，竿入於地下穴中，有木機運竿上下，有捲槽由木機通房屋。但此二木架已朽壞，似久未用，詢之鄉人，則知其爲鹽井，因鹽水不旺，已停用兩三年。熬爐在機旁房屋中，由屋後籬隙只看得見牠的背面，若干個鍋爐排列，每鍋爐下有火塘，上有煙囪。

連日背十幾斤東西在肩上，把肩磨得疼痛。

我在鹽井旁草地上，以包袱爲枕，撫肩而臥。等齊了衆人，（昨日聞今日路上清淨，且請團兵費去四元之多，故今日一早便未請團兵）向鹽馬頭進發。將到鹽馬頭，一路上又碰見無數鹽井，都是正在出鹽的。江岸正有許多人用火薰又長又粗的竹竿，把竿一頭製

響；又有許多人編製就的彎竹竿爲符。符上中部置一路篾囊，囊中盛巨塊黑鹽。

## 六五 落日晚渡。

隔江望鹽馬頭，房屋稠密，臨江一帶人家，簷壁會差。橫渡之船，僅能容十餘人，中置大竹椅二，以竹架白布爲篷。泊於兩岸者，曠客爭渡，泛於中流者，逆波斜進。

時，夕陽疲極欲墜，西山頂上，垂着火紅倦靨。蔚藍爲底的天，隨便浮蕩着幾片白雲。淡碧緩洋的水，無端搖曳着品塔閃金。船蓬往來，影映清波。槳聲款乃，山水爲綠。

雲霧漸瀰漫了遠山，炊煙漸薰染上暮景。西山吞食紅日，牙縫裏尚放出萬道霞光。白雲漸漸變烏了臉，於無可掩飾中，被人窺見了她繚繞着的金邊氅衣；然而終於無影無跡地輕輕收拾起去。

大地驟爲黑夜摟抱，擁入深靜甜密的秘幕去了！

六六 凝煙曉翠。

出鹽碼頭望對岸五通橋（四川產鹽名地），宛如畫中山水。江水緩流，現出涼秋朝寒情景。山谷深處，上下無數房舍，高樓，櫺屋，白牆，竹籬，依稀點綴於濃霧凝煙裏。高處霧漸薄，林木可辨，秋老晨清，自成黛翠。

是時濃雲滿天，惟山麓漸現白色；於層疊羣山中，遠近鹽架高聳，襯於白色，分外顯明。萬物多還沉夢着，只有征逐的晨曦，徜徉的流水，喔喔的雞聲，汪汪的狗吠，有點醒意。行數里，地邊景異，橫波渡過彼岸，五通橋的煙影，又付流水逝去。

六七 牛華谿。

乘機工車（單輪人推小車）出桑林，至牛華谿。牛華谿一帶，鹽井林立，黑煙繚繞，煉廠羣聯，竹籬匹接。擔鹽的奔忙於道，出入於儲廠與煉廠之間。機聲碌碌，長竿上下，爐火烏烏，

灰飛滿道。捲槽或空中懸，或地上蜿蜒，行人路旁，也安置有幾根很長的。捲槽用空心棕樹接成，頗能耐久。所產的鹽，色棕黑，味鹼，質重。產量開每日全地產數千斤。牛華谿爲嘉定屬，故各處儲鹽廠都冠以「樂山第幾場」字樣。

## 六八 凌雲義渡。

近嘉定，卽見道旁石壁上鐫有「凌雲義渡」字樣。由兩崖夾路，歷階而下。階盡江阻，見嘉定萬戶城堡，密聯濃聚，一片炊煙，輕搖淡引。嘉定城三面臨水——東沿岷江，西沿大渡河，二江相會於南城下——夾嘉定城如半島然。大渡河水如奔馬，會岷江前行，阻於大佛岩，折而西轉，浩蕩奔騰而下。大佛岩高十餘丈，壁然當二江之衝，岩色赭黑，綠藤蒼苔，點綴其上，秀氣飄然；岩上亦鐫有「凌雲義渡」四字。

上官船，橫渡岷江。初時船被水衝下，看看入大渡河，大渡河之船，如射箭，心竊危之；而舟人無慌態，從容於水中挑起一竹繩，羣合力扯進——蓋此竹繩，長數十丈，連接於兩岸，



專置以便於橫渡者也。我等亦參與扯船運動，手爲之僵，身爲之濕，而行李亦爲水漲焉。

## 六九 瑣錄。

入嘉定南城，過鬧市，折而東北至土橋街，住呈祥旅館內。呈祥旅館爲本地數一數二的大旅館，廳堂輝煌，客舍整潔，但上官房費太貴，我們住一等客房內，店主人極殷勤，管事的先生更和我們要好。

煙鬼交清擔子，我們當即將路上商量好的話告訴他，說：『我們要在嘉定辦公事，一月半月走未定；二來此去成都，擬由水路搭船；因此，雖然僱你的時候，講定一直挑到成都，現在只好叫你自尋方便了！至於我們素來待你，沒有那點對不起你——氣也受够，錢也使足——你自己知趣點！』他初時似尙欲辯，緘默多時，鄙笑道：『先生們待我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了，明兒菩薩保佑你們昇官！但是小的可憐兒見的，整天價跟着先生們，忽然先生們今日不要了，——望先生們格外幫補點回家路費！』我們持意不理，後來經他喋喋

糾纏哀求不休，管事的先生諫說，碍於情面，給了半元，讓他滾蛋。

我素性好遊，非但愛玩山遊水，熱鬧場中也喜歡去逛，在家時已是如此，何況現在出了門。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要獨自一個人出店裏去——健秋厚甫有時也同路，但他們不喜歡遊街，十九是我獨自一人——嘉定城本來不算大，百多分鐘，已把較熱鬧的街道走熟。

偶然走到一個地方，看見門上有彩坊，和慶孔誕的對聯。門內一條橫路，通那邊像這邊一樣裝飾一樣大小的門。橫路上漫以彩色布蓬，一對對慶孔誕的彩紙燈籠平行懸着。我猛然想起明天是八月二十七——孔子聖誕——又看此地裝飾，似乎是一個學校機關，初時不敢擅入，後見普通人出入自如，乃混着走入門內橫街，一眼便看見「縣立中學校」數字。校門外有市樂一幫，穿着黑色制服的四五個人把門。（吾省學生所着制服爲藍白二色，近來專門學校着呢服，但素不見黑色制服，故不知着黑色制服者爲何等人。）我同普通人們又混入校門去，校舍都還整齊，一路皆有彩蓬紙燈，見着黑色制服者，比較

皆然，乃知其爲該校學生。走到在大門前，看着以爲堂皇的供座前，見供座上居中供有先師孔子位，此外卽是供品古玩。

轉店與健秋厚甫，照着日記簿上記的福春恆（福春恆爲演幫有名商號）所在處，找着學道街，進福春恆去會同鄉，櫃上人說經理們已不在家，只得留三個名片，敗興而回。晚飯後，店外洋鼓咚咚地招我們出去看，原來是那處小學堂學生提燈預祝孔誕。我好奇跟着隊伍去，想看他們究竟到那裏？跟隨了半日，走了好幾條街，又碰着了好幾起結隊提燈的小學生，街道越走越擁擠，結果是走到了聖廟空場。空場前有硯池，硯池後爲高臺，高臺後爲高石坊，高石坊有三門，三門內拾階而上，過穿堂而見正殿。全殿燈彩輝煌，陳設莊肅。預祝聖誕的各界（非普通人），已陸續而來；入殿普通人，被斥出殿。我急忙由人叢中擠着回店，喊健秋厚甫看熱鬧，無如他兩個正在一張棹子上低頭忙着寫信，不願出店。我又重新擠着向聖廟來，路上又遇縣立中學及幾處小學的隊伍。路上人更多了，圍中人也出來站在門檻前。第二次到了聖廟空場，因天已黑，一片火光，照耀殿庭。殿門已爲兵

把守，不準閒雜人進去。學生們一隊隊鼓樂提燈唱歌而來，入聖廟好一會，又一隊隊提着亮熄不一的燈出來，各回校去。我所見的學校，只七八個，全城必不止此。在人聲鼎沸觀者如蟻的空場上，有開夜茶舖的，有賣零嘴的，甚至還有算命的，講評書的……——作日記貴簡要，不多描寫了。

我打量由怪僻的一條路回去。從空場南一帶軍營旁，向西南小道走去，果然漸無燈光，越走越是上坡上坎的怪路，越走越是黑暗僻靜的地方；乃怯步而回，摩挲了好一會，才依然轉出小巷外來。過空場人將散盡。回店時已十句鐘。

## 七〇 往事。

追念往事，忽忽如夢，惚惚入夢。

\*

\*

\*

\*

惚惚如爲王校十五週紀念演新劇，許多同學（演員）在化妝室裏忙着化裝。「我的

她」故意來看我演新劇，正在臺下張望我。「我的她」借給我的衣裙，現在我已通通穿着。十四班小鄭過來拍一拍我的肩說：『雲，今天才是你出鋒頭的良機呢！』我要演的似乎是個喜劇，劇中主人翁恍惚叫什麼「若卿」「愚君」。

收拾完畢，款步至穿衣鏡前……鏡裏娉婷走近一個佳人站着：衣飾漂亮，容光煥發，端詳週身一遍，不禁自嫵自旌；忽又搖頭嘆氣，自悼自憐，落下幾點傷心酸淚；後來似想起什麼似的，破顏微笑；終於如中瘋狂，痴笑不已，昂首自詡道：『像我這樣子弟……』

幕開時，心裏盤算着女人——尤其是「我的她」——怎樣使女人們羨慕——尤其是怎樣使「我的她」快樂？

彷彿同一個小丫頭走入一個花園假山石前，滿懷只想着「怎樣？」擡頭卻見樹陰石檯上坐着個女人，白衣裳，青裙子，漆皮高底鞋；頭挽雙髻，面如銀盆，目如水杏，肌肉豐滿，態度嫵雅；不禁驚爲天人，小子不才，何福遇此！早已魂飛天外；臺下人已忘其所以，況且「我的她」原不及她。

她 (羞愧起立) 哦! 久遠! 我等你好一會了!

(此人素不認識, 何謂久遠? 何以要等我好一會?)

我 (嗚嗚央坐, 自己坐在石山上) 密司從那裏來的?

她 (看有了頭) 從女子師範來!

(啊! 噲! 她還是女師的! 更妙了!)

我 害你等我好一會真不過意!

她 說那裏話! (特別體貼) 你近來身體好嗎?

(問得心癢)

我 我的身體素來強健, 你的呢?

她 別後苦於相思。(回頭張望丫頭, 我即加了頭出去) 爲你的原故, 幾乎害死了我!

(越發使我發狂了! 我平生並未接近過這樣天人, 更够不上承受這樣天人相思!)

——她想我, 真榮幸!

我 (赧顏信疑) 怕未必想我吧?

她 (急得要死) 真的! 天在頭上!

(真出乎意外! 心爲之亂! 走過石櫂去, 坐在她身旁。)

我 (嘮叨) 你愛我麼?

她 (更着急) 你真要急死我! 未必你素來還認不得我的心?

我 (反責備) 你既愛我, 何以不早告知我?

她 (驚訝) 你瘋了麼? 我們來往這多年, 你家庭嫌我窮, 不許我造府會你, 不許通信; 你素愛我, 我今天特意設法冒險來找你, 你當然認得我, 聽口音都想得起我, 你故意說些怪誕話, 好像變了心——未必你真變了心了麼? (長歎) 噯! 時也! 命也!

(話越說越蹊蹺! 權且作爲認識, 落得假近身邊。蘭麝撲鼻, 沁醉心脾。)

我 (假裝認識) 是我認得你,——你今天來找我做什麼?

她 (不高興) 別個天天想你, 你還淡淡似的! (老實說) 我的生命, 早已付托於你, 我

的幸福，早已交給於你。你是我唯一的靈魂——也是我自己的靈魂——你是我唯一的主宰，（加勁。）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一切，（而且自白。）我為你一切都無謂，我為你犧牲一切。自不得見你，我真是忘掉我自己：廢寢忘食，懶讀怕寫，動也想你，靜也想你，出也想你，進也想你……一切都想你。

『這天人真多情，個個字如飴，個個字動心，令我驚喜憐疑交集。』

我（心大動。）你既這樣愛我，何不……

她（急問。）何不怎樣？

（我實在無勇氣開口，因為我的家庭窮苦，又自慚形穢，又怕說出來被她拒絕。破題兒第一遭，委實有點難乎為情！）

我（呻吟。）奈家庭關係何！

她（大大失望。）家庭關係，委實成了問題。（沮喪。）我家這般窮寒，你家這般富貴，

（怨尤。）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我 (驚異) 我家反稱富貴麼。

她 當然！只恨我不如你！

我 (莫明其妙) 做苦工的人家還稱富貴嗎？——姑無論富貴不富貴，只要你能打破金錢觀念！你能打破金錢觀念，則根本不成問題！(她垂首不語，鼓勇) 吾愛！(又羞澀，用手撫其肩) 我要求你做我終身伴侶？

她 (言罷心狂跳，呼吸緊張，懸懸望答，希望心到了白熱，拒絕則憤不願生) (面赧緩吁) 我……不敢。

(急得我心疼汗流，雙膝落地，頭伏其膝，神志蕩入雲中，熱狂一落萬丈)

我 (愧憤而哭) 你快殺了我！——否則我自殺！

她 (一面拉起我，一面忙說) 搗碎我的心了！不過……，然而結婚，固我所願！

(言畢我將抱她接吻，陡然山背後跳出一個老人，幾個健僕，和剛才出去的丫頭來；我釋手走開)

老人（喘息）這還了得！擲起！（健僕們即過去將她擲起，我憤欲營救。彼戟指叱我。）

哼！不要臉的東西，還不給老子走開！

（哼！他是我的老子？）

我（大怒）混蛋，你敢擅稱我的老子，侵犯我的自由！你是……

（身旁丫頭急拉我的衣角。）

丫頭（悄聲）說錯了！他是演……

老人（氣極）反了！女兒大了不認老子了！背着老子偷漢子，還要罵老子！（叫擲她的

僕人們）揭開他的鬼臉！（僕人應聲將她腦後一摘，雙髻隨手拉落；在她頰邊一撥，面如銀盆；目如水杏的假面具，如蟬脫壳，扯開她的白衣裳；撕爛她的青裙子；跌去她的漆皮高底鞋；赤裸裸露出一個醜態齷齪狡譎穢惡的濁物來。）（批其頰）光天化日之下，（怒極叱僕）把禽獸送將官去！

（哼！十四班小鄭！）

我 (憤極) 小鄭狗娘養的……

丫頭 (又急拉我的衣角) (悄聲) 又說錯了! 他演……

濁物 (駭異) 你反罵起我來! 我賈若卿還對不住你嗎? (僕人們擁他出去) (又轉過

慘然潛然的臉來) 愚君救我!

(哼! 「若卿, 「愚君」)

我 (憤罵) 放屁! 什麼「若卿, 「愚君」……

(身旁丫頭又拉衣角)

老人 (搶口冷笑) 你何必在我面前裝腔作邪? 任憑你怎樣裝腔作邪, 你總走不了乾淨

路! (板臉) 死! 限你今天死! (言畢憤憤出去, 只剩我和丫頭)

(哼!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 (莫明其妙自嘆) 這是什麼一回事! (搔首連連自問) 這是什麼一回事?

丫頭 (冷笑) 什麼一回事! (拉手) 走! 快走! (餘諧) 你進去照鏡子看看頭髮都要

搔落了！（言畢，臺下驟起一陣哄堂大笑，鼓掌如雷。）

笑聲與掌聲，猛提醒我是演新劇，猛提醒我想起臺下有女人——尤其是有一「我的她」——在剎那閉幕時，張皇向臺下一望：在侮慢輕薄的人面薄中，浮出一個氣漲腭紅的臉，用指向我結實結實地羞。

原來是南柯一夢，往事如夢，夢如往事，夢惚惚醒來，往事忽忽過去；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小根細繩，用來穿串往事——夢——的啊！

二十四日

## 七一 人生所爲何來？由何而去？

——臨江城頭問江水——

『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根小細繩，用來穿串往事——夢——的啊！』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小珠水點兒，大江裏面的水點兒，不知奔奔忙忙地要流到那裏去啊！

『噯噯，江水你時時奔忙，所爲何來？人生是無價值的，無意識的，只有苦痛的啊！說什麼成敗興衰，貧富貴賤，喜怒哀樂，真善美愛，亂烘烘一塌糊塗，到頭來盡都是徒爲無目的的努力，荒塚一堆草掩沒——來無塵，去無踪，前也空，後也寂！』

『不對嗎？我素來也很懷疑厭世不對。不啻！人生實在有真價值在；但是江水，究竟你時時奔忙，所爲何來？厭世不對，那末一定是來求快樂無疑？』

『又不對嗎？人生本來有不以快樂爲目的的，快樂不能算人生絕對目的，況且快樂要從痛苦中求來的才可貴，是了！我明白了！人生既然不以感情——痛苦，快樂——爲目的，儘可拋棄感情，一輩子像輕氣般飛飛？』

『又不對嗎？人是拋棄不了感情的嗎？那末只有糊糊塗塗像豬仔過一輩子？』

『都不對！究竟人生所爲何來？』

『「人生爲人生而來」啊！這句話好俏皮！』

『哦哦！原來人生不以感情爲絕對目的，而以人生爲人生絕對目的；而人生不能脫』

離人類社會生活，所以要負人類社會發展的責任，真說得有理！最令我佩服你的話是：根本上自己發展自己，方能發展人類社會；不贊成像豬仔，不贊成像輕氣。尤令我感激你的：是告訴我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萬拋棄不了牠，只不以牠爲人生絕對目的罷了！但牠却是人生目的的副產物或阻礙物——痛苦是人生生活的破壞現象，快樂是人生生活的暢意與誘進。——但是江水，人生爲人生而來；結果由何而去呢？

『啊——「留海洋永遠，由海洋昇天！」——這句話未免近於滑稽，哈哈……』

## 七二 結伴。

晚飯後，因爲早上店主人告訴我們說，店的斜對門有位成都志誠法政學生劉慎三君，聽見我們要上成都，要來結我們同伴，所以我們便去會劉慎三去。劉慎三君見了我們，十分客氣，說明了他結我們同伴的理由，並問我們那天起身，他要再歇三四天等一個朋友到來同行。我們本擬能早走一日越好，不過一來因爲托福春恆定的包裹尙未縫起，二

來一路上聽得嘉定上頭江口一帶危險，巴不得多多結幾個伴一路走，所以他再歇三四天，也只好答應了他。

他約我們到本地較闊的玉堂茶樓喫茶，初時他問我們路上情形，後來談到滇川企業，生產，消費等一類的經濟問題，又涉及現時中國的法律政治問題，最後我們問他成都的學校狀況。茶錢他入茶樓時便悄悄開了，我們齊出茶樓，他有事分頭別去，臨別告我們於八時來店暢談。我們回店，即命么師買很多點心等他，而他果不果來。

二十五日

### 七三 算命

無聊極了！

道旁有一個擺着許多「相」字用稻草測量人手構合所書某「相」字以算人命運的攤子，費錢無多，我也走過去開心一下。（當然是開心，未必我還迷信！）

他端詳了我的面容，照例拿一根稻草比了我的手，摘斷成節，硬要把那些草一節一

節的逗合一個上書「貴人之相」的「相」字上，動容贊道：

『先生非凡人也！』

『不是凡人，難道是鬼神不成？』我這樣說，旁觀者皆引笑。

『唔，不是這樣說！』他沈靜着說，忽又一轉，『先生，我聽你的口腔，怕不是本地人？』

『不是』

『先生是那處人？』

『是從雲南來的，要到成都去。』

『恭喜！恭喜！此去一定大吉大利，昇官發財！』

『何以見得？官是沒命當的了，然而發財也不容易。』

他又端詳了我手臉一會，慢慢說道：

『先生何必自餒！——先生此去成都，有何公幹？』

『到成都去隨便謀點差遣，或是隨便做點小本經營。』



他又將我左掌紋細細研究說：

「噢！我看先生智識線很長，在愚下的意思，先生還是從軍政兩界活動的好，當今天下有志男兒，誰不從軍政兩界攀去，何況先生命中本來有團旅長和道尹的希望！」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不過無錢運動，如今在軍政兩界活動，捨了孔方兄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先做生意，錢多了再改行。」

「也要得，但一輩子做生意就誤了。」

「你看進學堂好不好？」

「唔——噢——」囁嚅，「不肯不肯！亂世讀什麼書！用不着書！你從學堂畢業，人家已經當省長督軍了自己誤自己！」

「據你說，那末做工務農更不中用了？」

「笑話！笑話！像先生這樣人，做工務農！」

他說完了，又細細看我的掌紋，——正面看，翻過背看，曲起小指看，——放手說道：

「先生命真好，不是得凡人，除了一生穿着不盡外，有四房之福（四川風俗以娶妻多爲榮），元配最賢慧，二子一女送終；只是先生莫見怪，先生掌中的壽延線有點差池，——十八歲，二十六歲，三十歲，要防備——先生貴庚？」

『丙午。』

『唔！今年正是十八歲。先生若肯多花幾文錢，待愚下同先生細細的推算？』

『要好？』

『替富貴人算命，一元不多，八角不少！』言罷目中含很大的希望釘着我，旁觀者也都注射着我；我很慷慨的在衆人眼光中，從容從口袋裏把錢包拿出來，而且掏出一大塊，旁觀的似乎都驚我漂亮，他十分欣慰。

比及他接至手內看時，却是一大塊當百銅元，旁觀的掃了興，他大大失望起來，我却向他老實說：

『一個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那裏有這許多錢來花！』

二十六日

#### 七四 成高博物採集隊。

劉慎三引導，會着成高博物部學生到峨眉採集標本的採集隊。他們是才由成都到嘉定的，問他們一路情形，他們說他們是從水路來，江口一帶並沒有什麼危險，此外除開水路，還有旱路可走，旱路更不必擔心。我們聽了這些話，一方面懊悔結伴寄包裹徒延時日，一方面慶幸前途，放下懸心。

後來又談到成高今年新招學生，他們說投考者甚多，兩次取人一百多名，（內有女生二十餘名），現正招考第三次，聞第三次要等滇省選送生到時開試，許多報了名的人，現正焦望着我們。我們聽了這些話，巴不得立刻便到成都，一方面免人觀望，多延時日，一方面達到目的，放下懸心。

二十七日

#### 七五 同鄉盛情。

這兩三天常常到福春恆去，福春恆同鄉羅慶餘先生們，極力同我們周旋，極力幫助我們。怕路上危險，把我的銀錢幫忙用平匯匯到成都福春恆去，把我們的行李，幫忙縫起來，接洽上成都的絲幫船上帶去，又替厚甫設法寄煙。常人說『異地同鄉如親戚』這句話實在是真的，盛意綿綿，只有銘諸肺腑而已。

二十八日

## 七六 襖裝行。

晨六時忙着喫飯的時候，羅慶餘先生同一位忘記姓名的某先生（都是福春恆同鄉）前來送行。飯畢，即各自收拾包袱（內只帶隨身衣服及覆試用書）櫃上付清店錢，店主人和管帳先生送出門來。到劉慎三家，早見一乘轎子在門外放着，轎內被蓋行李已齊備。入其宅，則見慎三正將起行，舉家囑送，見我們招呼，立即動身。慎三家人，見我們的打扮，似乎有點笑意。

兩位同鄉送至北門外，經我們阻擋，珍重而回。

渡過岷江，慎三乘轎先行。厚甫隨之，我同健秋坐機工車落後。機工車不能通過牟子場，繞道阡陌間。比及抄上正路，到關岳廟時，慎三厚甫已不見。詢之鄉人，皆云無此二人形像者過，只得在茶館中喝茶等候。好一會二人纔來，相見後即僱四乘滑杆起行。至板橋溪午餐，又換滑杆。過一架小山，渡江，至新路口，更換滑杆。到劉家場又渡一次江，行十餘里，抵青神。到青神時日已落。慎三招呼進一個客棧。健秋厚甫和我三個人估一間房。慎三先前說過要等的朋友 Y 先生已先在店，伴 Y 先生的還有一位 X 軍士，他兩個約慎三同住一間房。我們大家經慎三介紹攀談起來，話中他三人笑諷我三人說：『你們何必裝成這樣，身上穿着舊衣服已經就夠了，何必頭上裹一塊藍白包裝作下等苦人！須知你我等這樣人物，無論裝什麼貧苦都像的，你們這樣襤裝怕的是匪，假若你們真正遇着了匪，匪不惟不把你們當作貧苦人輕輕放過，反疑你們是肥豬拍搶，故意裝作，本來可以放過你們的也不放過了。』我們聽了很以為然，立刻恢復嘉定以前一路的舊裝束。

二十九日

## 七七 古廟獨遊。

昨夜慎三曾告訴我們今日青神縣長請他們喫酒，要求我們今日打住。今日他們一早便出去，憑白打住一天是一件很煩悶的事，然而無法。午飯後，健秋厚甫不肯出店，只好獨自一個人逛街去。

轉灣抹角，信步走到一個古廟前，碰着一起討新媳婦的過去，走進古廟一看，原來是本地城隍廟，兩旁廊下塑有青面獠牙的小鬼，持筆掌簿的判官，長帽招手含着紙煙桿的二老爹（無常），獨脚鷹爪雷公嘴的雞脚神。大殿上則塑有莊嚴的城隍，旁邊侍立幾個侍女僚屬，香火頗盛。

出城隍廟又踱過幾條大街，隨便觀察些市景人物。偶然又看見道旁一個與城隍廟不同的古廟，即跨進去一看，正殿到沒有什麼奇特的，只是殿下兩排長廊下，分成若干司——什麼「財帛司」嘍，「短命司」嘍，「婚姻司」嘍，「轉輪司」嘍……——各司內形形色色，

塑着些光怪陸離的人物。坐在上面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青面獠牙紅鬚的，龍頭人物的……兩邊排着判官啊，小鬼啊，牛頭啊，馬面啊……下面有下油鍋的，被水淹的，着雷打的，抱火柱的，剖身解體的，破腹割舌的；又有過奈何橋的，吃「迷魂湯」的，坐「轉輪車」的，上尖刀山的，着鐵叉棘錘打的，挨銅蛇鐵狗咬的；又有人面蛇身的女人，捧着龍頭的尸身，互繫紅絲的男女，披枷帶鎖的罪犯，頭頂瓜果的書生，身披袈裟的和尚，金冠華服的皇帝，駕雲騰霧的仙人……奇奇怪怪，那裏算得完啊！因想，這便是所謂東嶽廟吧！正殿上塑的王者自然是東嶽大帝無疑；下面爲三十六司，（或七十二司），每司塑的盡是「地獄」中傳聞所有的事。地獄傳聞所有的事，小時曾聽見過齋婆們講說，每聽一次都怕得打抖，夜間緊把頭拿被窩藏着，獨自一人不敢走黑路。如今人大了，教科書上沒有鬼話，因此把從前聽得的鬼話也漸漸忘記了。現在只恍惚想得起「陰間」似乎有「十殿閻王」，「十八層地獄」，「印象比較深點的鬼事蹟如：「劉全進瓜」啦，「目蓮救母」啦，「劉什麼過滑油山」啦，「唐明皇遊地府」啦，「魏徵斬金角老龍」啦，「觀音菩薩渡鬼灑甘露」啦……

將跨出廟門，劈頭便見健秋匆忙走來，見了我便抱怨而且急促說：『快回去，那處沒有把你找焦，慎三們怕走出十里路了。他們會了縣官回來說還可以趕到眉山，你又不在此，只好讓他們先走，我出來找你，原來你躲到地獄裏來了！』

七八 紅花堰。

比及汗淋氣喘跑了十多里路趕上慎三們時，約莫午後三句鐘的光景。在黑龍場慌着僱了四乘滑杆，慎三、健秋、我、Y坐上，X上前走，厚甫提棒後面跟，大家都催着轎夫快走。走到一個地方，左手邊屏着一架山，山上草木叢茂；右手邊沿着江流，有篾囊石子砌成的長堤。人從山下沿江的長堤上走，江中尚有他堤以分水界。慎三及Y的滑杆走到此處，更沒命的悄聲快跑，慎三、Y猶時時掉轉頭來用手示意叫我們快追；無奈我和健秋的轎夫不精壯，任憑怎樣催促總追不上。又時時回頭看厚甫，厚甫已落後不見了。

好一會才走到張家坎，厚甫跑步追上。稍憩，Y問我們道：『你們知道剛才過的那個』



地方麼？那便是有名的匪地，滇軍在那里死過幾千人的紅花壩，你們到那里還不知死活，慢慢的走，當時我們真替你們歎心。」

### 七九 夜行（二）

只僱得兩乘滑杆，慎三和Y坐上先走，健秋緊跟着，我同X坐機工車，厚甫提棒落後。這時日將落山，還有二十里路才到眉山，大家都忙着走。

畢竟機工車比滑杆要慢些，畢竟厚甫比衆人要慢些，於是又走成三截。我同X只知催車夫追滑杆，車轆轆如風，直把臀膀顛得酸疼；車夫汗流夾背，氣喘如牛。

日落西山，而我們的路還差得很遠。機工車因路道越走越恍惚，反越走越慢，有時陷入土坑，有時撞着石頭，差不多把人震落。

夜幕慢慢罩上，遠處一片烏黑中，只依稀辨得出健秋們人影蠕動，回頭看厚甫時，形踪全無。

世界完全黑了！機工車不敢前進，幸慎三們已在停車處不遠兩三間房子前竹林旁等候。下車來緊跟着轎夫，試探而行。慢慢摸索繞過了那兩三間房子，舉目一望：天地都是黑魃魃的，那裏辨得出什麼山川草木，而又濃雲欲雨，連一兩點星光都找不着。只好睜大眼睛，揀那比較明亮的地方走去。

時而又聽見轎夫跌倒，時而又聽見健秋落下溝去，（健秋拉着滑杆桿子走，）時而又聽見喊前面走不通，時而又聽見說旁邊要留意。至於我呢，忽蹄着坎垠，忽步入窪坑，忽走上草地，忽絆着石頭，真是寸步艱難，形同盲觸，且心愈苦悶，愈覺得路莫明其妙的長。

好了！前面有幾點燈光了！而且越走越近，越近越多，心想必是眉山無疑，可是費多少工夫，走近面前時，不走入燈光處，卻沿燈光走。

又摸索了一陣，燈光移向後面，脚下走的已是較平的路。再走便發現一盞街燈，由燈光望見房屋。這時細雨紛紛下，街上燈光如霧，土路變滑，又要打傘，又要看路，又要防滑。走過街燈，便是進眉山南城大路，道旁已有人家。走過小橋，不久便到南城門，慎三和V下滑

杆來，五人站着等厚甫，等了好一會還不見來，Y先生焦急說：『小胖子性情忒怪！我看他今夜如何摸得來！下雨路上又滑，走到江邊懸路，跌下去不是玩的！』健秋忙問：『我們何嘗走過江邊懸路？』Y笑道：『剛才我們不是沿着許多燈光走麼？那些燈光便是瀟火，我們走的是江上懸崖邊，一失足就完了！』健秋和我聽見，不禁爲剛才危，爲現在慶幸，爲厚甫大大耽心。健秋恨罵道：『癩猴猴實在太不成形，處處使人耽心，在贛頭坡（見一一）段還沒有跌够嚇够呢！』我急得無法，只有寬解說：『不關事，他是一顆福星，萬劫難害的，不消多個時辰，他一定會提着「金箍棒」駕着「筋斗雲」來的！』把衆人都引笑。

後來大家的意思是：拿幾個人等他，拿幾個人先去找棧房。於是起身走到南門街街口，留健秋在一個茶館門前等他，我同慎三們又走了幾條街，到北門街住定了草堂春，卽轉身去領健秋們。

遠遠的便看見厚甫笑嘻嘻地同健秋坐在茶舖裏正在等戰。

三十日

## 八〇 雨阻。

嘈雜喊叫聲把我從夢中驚醒，這時天已大亮，又健秋厚甫都已起床，門外正亂闐闐的拷打賊。出房門一看，在若干人圍着的廊房橫樑上，吊着一個二十多歲橫肉滿面的漢子，吊法是用繩繫起手腕從背心後懸拉上樑去。拷打者拉着竹棍，促他自招，稍有含糊，鞭笞立加；或用力扯繩，使其足懸離地。叫喚呻吟之聲，慘不忍聞。據其招詞，則為昨夜與持棍之人同房，陽為殷勤，夜半潛起竊其錢包，為其人察覺，起而持之。持棍之人又問：錢包現藏何處？初尚支吾，後來禁不住鎚楚，答在帽中，啟視果然，而持棍者終不釋其縛。

絮雨綿綿不止，在慎三們的意思，主張今日打住，我們不肯，終於出了店門。

然而雨越下越大，比及走至北門，已成滂沱，不得已避入道旁一飯館內，一面俟雨稍憩，一面僱滑杆，一面開早飯。

雨還梭不停，只得依從慎三們的主張，轉回原路，因嫌草堂春人繁，打住於草堂春斜

對門旅人泊內。

十月一日

八一 『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鄧公場店中，我同健秋厚甫三人與感——

三月前，誰夢想到向成都跑！三月後，誰夢想便到成都來！如今到蓉，不自知，他日離蓉，又到那想到這點，大家便惘然起來。

昆明是省會，成都也是省會，在昆明有家庭有朋友，到成都舉目無親；鄧公場距蓉一日，何時轉距昆明一日的地方呢？想到這點，大家更黯然起來。

受若干折磨，歷若干艱險，明日竟達目的地。想到這點，大家又欣然起來。

理想中的錦官城，理想中的成都高師，明日將宛現目前，使我們滿足，使我們慰快。想到這點，大家更歡然起來。

但是成都明日是到了，成都高師明日是見了，頭一件要事便是覆試，覆試不起豈不

是一場空奔忙，一場空歡喜嗎？想到這點，大家轉又不懌起來。

何必愁喲！既選得出來，未必覆不進去！況且學校常能體諒我們遠道負笈的苦心，況且不論覆得起覆不起，我們的生命史上總算添了一頁艱勇的「蜀道行」。想到這點，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二日

八二 一路風塵到成都。

四十九日風霜恍惚過去，一路黃灰，現出理想中的成都來。黃牌樓換上新衣，滿懷熱興，巴不得立刻飛進城裏，看一看所謂成都，古而繁華的成都，究竟古到什麼程度，繁華到什麼田地。

錦官城外柏森森，丞相祠堂今猶昔。一帶紅牆，圍蒼繞翠，露出傲骨潔節氣象。殿宇偉壯，令人志往神移。武侯平生澹泊寧靜樂觀積極。他是我古人中最崇拜的一個，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異彩，他是萬世不朽的明星；現在的中國，同胞們要有他那種「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的精神，庶幾可抵抗強權，中興華業！能如是則武侯「出師未成，身不死，長使五色萬古新」矣！

未進城的街道齷齪。進了城的街道拆得稀爛。（因正修大馬路）兩邊舖面不見希望，只是皇城霸牛肉有點薰臭。國立成都高師已在目前，皇城的確巍壯——今因初到，恨不能領略鬧市商場的繁華，和知道成高的內容！

### 八三 最後一段。

「旅蜀」到今天告完結，「旅蜀日記」寫到「最後一段」也告完結了。前八十二段爲「旅蜀」的經過的「日記」最後一段便要問：我爲什麼要作「旅蜀日記」爲什麼要「旅蜀」

——爲什麼要作「旅蜀日記」——

親友們或因要知我的旅蜀情形，或因要得我的旅蜀參考，或因要賞鑑我的旅蜀作品，要求我作旅蜀日記。

旅蜀日記，是應親友們的需要而作的。

老健深厚的人能作老健深厚的作品，幼稚膚淺的人作出幼稚膚淺的作品，都是無足怪的；而且人是由幼稚膚淺進到老健深厚的動物。

旅蜀日記，是幼稚膚淺的我作的幼稚膚淺作品，一方面足以表現自己真誠的幼稚膚淺，以作將來老健深厚時欣賞、回憶；一方面要由幼稚膚淺的作品，進步到老健深厚的作品。

『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根小細繩，用來串連往事——夢——的啊！』人們的生命，不過是大江裏面的小水點兒，不知奔奔忙忙地的流到那裏去啊！』以小細繩小水點之



小，當然如『無數細菌中的一個細菌，一瞬間便等於零。』

在這剎那間的生命裏，無音無影的來，無塵無形的去，輕煙散處，落得什麼都乾淨淨地，生前也許有點紀念品——就算有紀念品——死時還不是一樣的又乘零等於零！

旅蜀日記是我生命史上一頁「蜀道行」的痕跡，然而也不過算有一種紀念品而已；我本心確無留世的成見——其實留世這句話，是又乘零說出來自欺欺人的！

——爲什麼要「旅蜀」——

我生平癖於求學，意識中彷彿完全被求學佔領似的，六歲起，入雲南省立模範第三兩等小學校，十歲國民畢業，十三歲高小畢業。雖然我親愛的母親在我高小要畢業那年慘酷的離我死去，而我求學之志不爲稍灰，反爲之堅決。高小畢業後入私塾唸了一月「四書」，自行考入雲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在應用化學科肄業。因不滿意應用化學之少實驗難應用，同時又受校中種種強大刺激，對於現行教育制度頗懷疑，一方面發生加

速度的升學熱狂，一方面立志於教育。

十六歲時（工校本科二年級）曾合許多同學和外界許多同志組織一個「光明社」，出有「光明旬刊」及辦一個光明社附屬義務學校，我爲教育失學兒童和求教育經驗起見，犧牲整年若干時間；結果少效，愈對於現行教育制度懷疑，而昇學之念愈熾，學教育之志愈決：

『願終身做一個受教育者，盡力的發展自己的身心能力；同時做一個教育者，盡力的發展別人的身心能力。』

我家自母親亡後，日愈蕭條，父兄終日勞碌，生計惟艱，曾祖母祖母兩鬢成霜，兩叔無力可援，加以繼母與我弟兄不睦，家庭遂呈慘淡枯寂現象，慢說工校畢業後升學無望，即在工校肄業已甚屬勉強。每與友人談及昇學一事，知我者皆歎我無望，而我也自悼自悲，就是生死相交的竹君，知我愛我的小徐，也束手無策。

工校將要畢業，將要入社會的那一個學期，看看升學已陷絕運，忽聞公立法政專門

學校招收秋季財政特別講習班。兩年畢業後委用於省內各財政機關，我與竹君決意去進，竹君進的是意在工校畢業後預備投考大學的寄宿有地；我進的用意是：一來暫且避免工校畢業後家庭服務壓迫，二來預備投考大學功課，待機而動。我倆終於考取該校，我又設法得家庭允許，遂往來於工校法專間肄業一學期。

今年正月十八日，哥哥結婚後，嫂嫂溫柔淑靜，性似亡母，於是家庭由煩悶愁慘中，陡變喜象，空氣一新。但雲南生活程度日高於日，家業生產如故，家庭樂趣雖有，而切身昇學問題之解決仍無。

暑假後，愈對前途恐怖，竹君亦爲我焦灼。

先是去年年底及今年正月間，曾爲升學而極力與某親周旋。某親將出省就事，我一面背地慫恿其妻以感情關係，而利用之以說其夫代謀位置；一面當某親前動以利害關係，而利用之以圖代謀位置。我固知此項工讀之難可靠，然亦絕途中之一線曙光也。某親三月出省後，而我的升學希望也隨之而去。我終身不願以感情利害利用任何人，更不願

以感情利害逢迎人，爲升學計，實在是苦於不得已。

此事與竹君細商頗久，一樣主張旅費自籌，背家私遁（因爲家庭知道萬不準去）惟需旅費很多，竹君認借全數二分之一，餘二分之一公開與法專好友籌商，各有認借之數。施象坤君且願與我同行，預備投考某某大學，先約我至亞細亞照相館拍照，墊出諸護照費銀十元，呈文請校長給轉學證書及轉呈交涉司給予出省護照。

明日，校長駁覆「礙難照准」，痛受打擊，心意頓灰，雖竹君極力勸慰，且請出省護照，明日可設法直接向交涉司呈取，但終究悵悵於心。獨躑躅於翠湖堤上，美景都覺乏味，而且似乎都在向我作勢利的，冷酷的譏諷。

將過鐵橋，陡見迎面走來昆師良友數人，挽我同至教育司看國立武昌師大今年來的招生廣告，我懶洋洋地同他們去看，並見國立武昌師大今年招生廣告外，還有國立成都高師今年招生廣告。初無他念，看了只是徒增感慨而已。

約他們到法專會竹君，竹君剛從英語學會上英文轉來，開二校招生事，靈機發動。等

他們去後，竹君便攜我再遊翠湖，告我關於良機已至的事情，直談到由翠湖公園走到中央公園，由中央公園走到火車站，由火車站轉回三牌坊（來往十餘里），夜闌更靜，行人稀少時方歸。而竹君送我到家門纔踰跟轉回三里多遠的法校去。

關於良機已至的事情，昆師良友走後竹君携我出法校時便說：『你升學良機已到，明日不必再到交涉司領護照，失了這個良機再領不遲。我所說的良機，即是有本省津貼費用較少，而又較有把握考得起的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

『成高我雖不知辦得如何，但想來總比本省法專好些，將來入該校設不滿意時，尚可轉學或另尋機會——「騎着馬好找馬，」找着馬有馬騎，找不着馬也有馬騎——現在我們在法專便是證據——總不感沒有馬騎的極端苦痛，或受依人求馬騎的侮辱波折；且你去依人求馬騎，得騎與否，還是一個大大問題……』

『俾雲，出省依人，能否出得省去？出省去能否有工讀機會？有工讀機會能否投考大學？投考大學能否考得起？考得起能否進得起？問題真是層出不窮。你何不試一試投考成

高，考不起於你私通的計劃無損，考起了豈不省了若干奮鬥，一步達到目的！——你以為如何？」

我深然其說——他的話向來沒有使我上過半句當的——擬明日即報名。他送我到家時，已一時許，輾轉床褥，總想『家庭既不容我升學，我將如何奮鬥呢？』

第二日即以替友人槍考成高為詞，向三叔處把工校畢業文憑騙到手，沒有現成四寸相片，把牆上掛着去年和某君合照的相片剪下我的單身來，即到教育司報了名。

我視此機為終身事業的最大關頭，務期一戰勝利。在報名後七八日內，拼命預備，夜間總到二點多鐘才睡，家中人都諫我值得這樣苦，我告訴他們說：『考不起有何面目見託我的朋友，家中枉自供了我十二年廬書，幸而考起呢，幾十人中的一個，又還是槍起省政府貼錢選送的，多麼榮幸啊！』他們說：『就是啦！像這樣難考，祖上既沒福使你自己去爭光，你何必幫別人喫苦呢！』

第一日考國文史地畢，回家極力向他們鋪張：『考的人二三百！（其實只五六十人）』

盡都是各中等學校畢業頭幾名脚色，尤以某中學校特派初畢業來考的幾名凶！我絕無希望考起！……實在羞人！……替祖宗掃臉！——明天不想再去了！」說得家中人反轉安慰我，叫我何必性急，又不是自己考，幫別人考不起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把身子急壞了反不好，都主張我明天再試第二場去。

第二日考英文數學畢，回家却喜形於色，家中人都問我：「今天怎樣？」我答道：「今天出的題目太便宜。英文不過作一篇文，譯幾個句子，分析兩句長話；數學更不算什麼，我們工業學校學生特長的便是數理化。」家中人都歡喜。當我睡下的時候，父親來我床沿上坐着問我道：「你幫人考的什麼師範？什麼大學，究竟那學校如何？」我答道：「那學校是中國國立學校中的一個，內容我且不說，他的名義既爲國立，自然比省立學校辦得像樣些。今年來招的是改組大學生，將來畢業便是戴方帽子的學士。省政府每年有一百二十元的津貼，在成都生活已經是用得的了。畢業轉來，中學校長教職員是有分的。」父親道：「究竟這兩天考了有點把握沒有？」我答道：「雖然不敢說有把握，或者不致於失敗！」

父親歎了一口氣，悲然說道：「你母親死得早，家事這樣凋零，我誤了你了！」我聽這句話很有來歷，便乘機問道：「假使是我自己考，而又考取了，父親準不準我去？」父親答道：

「你沒這樣福！你萬萬考不起！」

第三日考博物理化後，竹君、繙武——趙繙武也是法專同學，投考武昌師大。竹君是隨便跟着我壯膽，他並不想進此二校，只要看見我交了卷，他不論卷上寫了幾行小字，都拋了隨我出來。考物理他見我似乎作難，故意裝過來倒靚水，擲一個小紙團給我，我打開一看，是物理最難一題的解法和答數，但此題我已做起，我的解法答數和他的一樣——同我到翠湖散心，歸途遇雨，竹君留飯後送我回家。家中人又問我：「今天如何？」我搖首答他們道：「我沒福，萬萬考不起！」

從考後，每天行坐不安地至少到教育司看榜三四次，今天去是白壁，明天去也是白壁，過一星期還是白壁，我們十分着急，十分怨惡政府辦事緩慢。

七月初四那天，表妹爲其女請週歲客，密親咸至，表弟兄們聚在一塊很快樂。忽然哥



哥笑吟吟地進來向我耳邊，悄悄說幾句。我立刻驚喜地出客堂，一氣跑到教育司，白壁上果然新出兩榜，一眼看去，便見我的名字笑迷迷地跳在榜上，旁邊還有兩人陪伴着。旁一榜只取一人，看去便是趙繩武。我高興極了，強自鎮靜着轉回客堂去。一進二門，許多親戚老幼們都來賀喜，尤其是嫂嫂喜得眉開色舞。開餐時，表弟兄們盞量勸酒，喝得我薰薰大醉。

搭趣着同哥哥回家，家中人正聚在堂廳上商量我的事，一見我首先一句便笑罵：

『好了！會欺起家裏來了！』我說：『什麼事？』祖母說：『你說你替人家考，爲什麼今天教育司來報信的說是你考起，你三叔親自去看，你嫂嫂們轉回來，都說真是你考起——這』

一向你都在欺家裏！』

『我並不敢欺家裏，』我坦白地說，『假若我不這樣托詞，怕連文憑都套不出來！』

『是了，你欺的好！』祖母笑說，『但是現在我們大家的意思想不容你出門。』

『不容嗎……？』

『兜你玩的！我們都容你去，正在替你設法籌錢呢！』我失望悲慘地還未說完，三叔這樣打斷我的話。且又說：『只是格外我有點意見：你結了婚或訂了婚出門更好——假如你答應□□那一門親事，她的家私馬上便是你的——你再退一步想想。』

『誰希罕誰的家私！我的癖氣未必家中還不知道麼？訂婚結婚——從前都一門門打斷了，何況現在？』我爽利的答。

『我終歸有點不放心你去，俗話說：「小莫走川，老莫走廣。」你二姑爹去過四川——轉，他說：「那個地方年輕子弟去不得，娼妓又多，人又狡猾。」二姑媽誠懇地說。

『去我到主張二兄弟去——只是捨不得！』嫂嫂纏綿說。

『你們捨不得我，能養我一輩子不——一個人該還要做事？』我沉重的問。

『你去了始終覺得家庭間少了一個鬧寶，失去一個話口袋，添上無數悵。』哥哥繾綣地說。

『去！我們都準你去！我們家中幾代人都是打入工商界，明年便是五世同堂，論盛也

不爲不盛；只是少一個撈功名的人，望你爭衡立志，光大門楣！只是有一件：我們雖不願你爲想家受痛苦，但望你不要把家遂置之度外！你母親只生你兄弟兩個……』父親說到這點哽咽了，引得祖母吊淚，閣家黯然。又接着說：『總不要損壞她的身體髮膚，總要努力上進，便是你的孝道，足以慰她含笑九泉……曾祖母祖母都老了，我也老了，在生的人也望你孝道，也望你安慰呢！』父親說罷，已哽不能聲，還是祖母轉過來說：『這是一件喜事，悲傷不得，這些望長望短的話，儘可慢慢的說，我們還是設法籌錢要緊。』

於是大家便設法籌錢，預算用二百元左右，一星期內籌齊。

自考起後，我的應酬，真是麻煩極了！今天這家族中要餞行，明天那家親戚請喫飯，同幾個親友耍水遊山，同幾個親友照一張留別像，這幾個良朋約去看戲，那幾個好友約去打麻雀，這家去叩頭，那家去辭行，甚至於同時數事，亂烘烘無事瞎忙。行李等幸得家中料理，竹君也幫忙不少。

萬事籌措好了。乃於七月十四日（舊俗於是日祭祖，而是日又是我一十八歲的生

日) 治筵請客至親密友，作最後一次的樂會，同榜李鴻禱 (健秋) 孫承光 (厚甫) 也請了來。我輪流喫了不計其數的酒。衆親友散後，尚有十幾位良友，促膝暢談，達旦始散。

七月十六日 (陽歷八月十六號)，聞健秋滑杆已出發，我的滑杆已架起，逼我不得不拜別我親愛的骨肉，離我生長溫馨的巢穴。祖母早老淚盈眶，舉家都目眩嘴撇。滑杆出大門，親友二三十人擁出相送，街鄰們也用目送。轉過街口，回首家宅，還見祖母站在門前目呆候動，不禁心中大慟，出大東門，走了很遠，偶一轉頭，乍見二姑媽同嫂嫂手牽手還在丁拐着跟在後面跑，我忙擋住說了些「終須一別」的話，方肯由來路丁拐着轉去。將到聚奎樓，早見健秋的滑杆和送他的一簇人在那裏等候；我們見到過，親友們同我依依談了些分袂和厚望的話。在健秋一刻便要催着我走，而我又焦急於等待哥哥和竹君去取的匯票。午後一時許二人尚未到，我們乃不再等，向許多親友作揖告別，登滑杆而行。送健秋的一千人和送我的大部分親友雖轉回去，而送我的尙有一小部分人在滑杆背後跟着，我再三請他們轉，只勸轉了幾位表兄表弟，珍重而去。未五里，將至離城七八里的一個

村莊，大雨傾盆，卽下滑杆入茶肆躲避，父親二叔三叔又含淚叮嚀了許多要語，雨稍住，遂揮淚而別。

附竹君的詩

——到蓉後第一封來函——

我親愛的倬雲弟弟：

今天是星期日，回想你我從前的星期生活，多麼有趣啊！假如你還在演壇，不是又在一塊兒談笑了麼？但是那種千篇一律的生涯，這樣的變更了一下，無趣之中，也覺有許多意味。

自別後，真個是心隨長途，無日不有你在我的腦筋中。這種情感，我也曾隨時記了一些下來；文藝的趣味和價值雖說不上。然而也可算是你我感情的一種紀念物。

臨別

話到臨別，

千頭萬緒難說，

只好是爽性不說。

\*

此去川中，

數十日路程，

遍地荆棘，

很替你擔心；

但是，

這種受苦，

這種努力，

\*

\*

\*

爲的是學問，  
任他怎樣，  
都是值得。

倬雲吾友，

奮勇前進！

你要退怯！

困苦是成功的秘訣。

十三，八十六。

你起程的那天，我爲你去取匯票時，在那裏等了好一會，此詩卽那時寫的；當時因紙筆不便，沒有寫下來。後來雖已追上你們，倉卒間不便說給你。現在牠的效力雖已失却，但是我相信你也不至於厭煩而不願看罷。

別後一二日內感懷

回憶未別時，

每抵掌傾談，

都忘却更深夜漏；

話到淋漓暢快，頻開無量心懷；

數年來交遊，

到今朝，

何異南柯一夢？

這幾日煩悶我挨够，

唉！

甚麼感情！

甚麼朋友！



——會別循迴幾時休，

只落離恨使人愁！——

倒是一概都沒有，

却省得些痛苦焦憂。

### 別 緒

時時盼望着的消息，

天天計算着的行程，

不料今晚竟接得了

你至東川來的一封信。

\*

連忙撕開觀看！

滿心歡喜！

十三，八，十八。

陡然這別緒又觸動了！

那翻苦味，

只覺得難過，

找不着別的形容詞。

翠湖懷友

去年來此遊戲，

我，倬雲，小徐；

前一向走了小徐，

只有倬雲作我的伴侶，

半年來綠楊村畔，

走遍了我倆的足跡。

十三，八，三十一。

而今來此，

只是啞迷迷地獨來獨去，

綠波楊柳，

都覺無趣；

更不願孤孤悽悽，

走向那彎彎曲曲的堤上去。

十三，八，三十一。

倬雲，我覺得朋友的感情。平時倒不見得什麼，到了離別或其他變動時，方纔很顯著地流露出來，你以為然否？我這次別離了你，不僅減殺了許多興味，還覺得十分難過。然而我總是盡力地抑制着，因為我們都在求學時代，寶貴的光陰，不應任感情把牠侵占得太多了。閒言就此告一段落，現在且來談點正經話罷。（中略）

你去後不多幾天，徐克家來了一封信，他以為你就要北上了，信裏還寄來兩張名片，準備你沿途可向他的朋友詢問一切。我同時亦寫了一封信給他，把你起程赴川事說了

一些約略半月有餘，他又寫信給我說，他已考入北京國立工大……（中略）……現在他的升學問題，可算能解決，不消說自然是很高興了。於此有一件甚有趣的事就是：當我接着他的信替他喜歡時，想來同時他也接着了我的信替你喜歡，因為兩封信是同日發的。他今年能升學，固我們意中事；你呢？就非他所能夢想得到了！（中略）

收到這信時，你們或正在覆試，或已覆試完畢。想來不至失敗；但是凡事每難預測，萬一失敗了，也不算什麼。（中略）

我們（指法專好友）還是照舊，沒別的近狀可述，現在且就此結束，以後又再談罷！你的朋友張震華誠懇地祝你的身體健康，學業進步，並且也希望你能保持着

兩者的平衡而進展！

十三，九，二十一，於漢法專。